

此書各家俱未著錄。六執芸精舍有元刊殘本六卷。真駁人祕笈也。我子孫其世守之。

丙辰殘臘 義州李旼元放氏識於抱竹居



庚申嘉平十一日夜四鼓重讀一過。詎前塾守時已五年矣。共  
江安傅沅昇後學光過以新得宋槧豫章先生集及劍南詩稿  
補李唐塾記之 詞堪李旼



癸亥仲冬十日將以此書易米。同以所用和印編鈐之。

後有續藏書以言詩及書林清話者與拓本行地記我也。跋



十七史百將傳序

東光張預公立集進

六十五

臣謹昧死言臣常讀杜牧註孫子序至其所謂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圍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盤也臣始謂此言非至論及觀歷代史書上下千餘載閒將兵者所以成所以敗莫不與武之書相符契由是乃以牧之言爲信然臣因擇古之所謂良將者得百人以其傳集成一書分爲十卷以太公爲首而其次皆以年代題曰百將傳凡史辭泛

漫而不切於兵者一刪去之或非兵略而  
可以資人之智慮者間亦存焉雖期便於  
觀閱然亦全其始末傳取數事先以孫子  
兵法題其後次以行事合之以參校其得  
失學者觀此不獨簡而易習明而易曉抑  
亦知孫子之書不爲空言而古之賢將所  
以成立功名者豈無法哉臣編此書數年  
而後成雖不足以補  
陛下教育武士之道然臣倦倦之誠勤亦  
至矣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一

東光張

周齊大公

吳孫武

越范蠡

齊孫臏

齊田穰苴

魏吳起

秦白起

秦王翦

燕樂毅

趙李牧

周齊大公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陳埶先祖嘗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

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伯將出獵下之曰所獲非龍非鸞非鸞如

非虎非龍所獲霸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

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抱姜里最

宜生閔太素知而招呂尚三人者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出西伯西伯歸告呂

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其權術奇計故堯出之言及周之陰權皆宗太

公爲本謀文王崩武王欲修文王業師行師尚父被誦之將伐紂一龜兆不吉

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遂行武王已平商而封師尚父於齊齊太公爲師封

孫子曰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周宗太公陰權而興王業是也

吳孫武

孫武子者承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



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官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一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志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鉄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 越范蠡

孫子曰法令執行又曰君命有所不受武之斬二隊長是也

范蠡越人也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夫差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

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銳手越敗

之夫椒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上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

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道盈而不虧

定傾者与人道高則下卑以自飾節事者以地事不至不可強生卑辭厚禮以遣之不許而身與之

陪臣種敢告王執事勾踐請身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

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

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

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

不赦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

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諫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

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

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与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

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擊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

范蠡爲資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

大夫遂同謀曰鷖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越越名高天下實

大未逢同謀曰鷖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越越名高天下實



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活自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  
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  
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王弗聽  
遂伐齊敗之文陵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  
吳王欲与子胥諫勿与王遂与之大宰嚭嚭子胥曰伍員忠而實忍人其父兄  
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強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必為  
乱因賜子胥屬鏃劍以自殺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曰未  
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踐  
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晉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  
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天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  
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成自度亦未能滅吳乃与天平其後四  
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齊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二年吳師  
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  
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歸今君王幸  
王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  
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

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日而棄之可乎天与弗取反受其咎  
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  
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我為子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  
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自家甬東會稽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  
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  
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  
与共患難不可与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誣種且作亂越生乃賜  
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二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種遂自殺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勦力与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  
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  
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与共患難与處安為書辭勾  
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  
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与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加誅於子范蠡曰君  
行令臣行意乃乘舟浮海出齊变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勦力父子  
治產居无幾何致產數千方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  
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父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

齊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先之歸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父子耕畜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先何則致其累巨万范蠡二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

孫子曰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而起蠶因吳有黃池之會而伐之又曰君命有所不受蠶謂王已屬政而逐吳使是也

### 齊孫臏

孫臏生阿甄之間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去龐涓俱享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去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去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紜者不控捲救闕者

不持械此九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卒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魏去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彼二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將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方竄明日為五方竄又明日為二方竄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木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木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方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卒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方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孺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臏今由忌走大梁而解趙圍又曰勇怯勢也臏因魏輕齊而滅魏示怯是也

### 齊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阿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乃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去莊賈約曰日中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其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小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東約東既定夕時莊賈乃不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駒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器用悉從軍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次具糧車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二日而後勒兵病者皆

乘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松解約東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益以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首發疾而死其後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子曰今之以文齊之以武穰苴又能附衆武能威敵又曰法令執行穰苴斬莊賈以徇三軍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穰苴士卒爭奮而燕晉解去是也

###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率其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誘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去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去起絕起乃之魯齊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魯君疑之謝吳起起



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兌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  
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士卒最下者同衣  
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  
而哭之八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  
父被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  
用兵廉子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  
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  
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  
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原音百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  
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  
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曰使克之用兵每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  
有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  
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  
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實從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  
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

吾所以君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  
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起為人節廉而自喜者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去吳起  
賢人也而侯之國小文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  
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无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  
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  
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  
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抚养戰鬪之士要  
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西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  
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吳起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起與士卒分勞苦文曰輔周則國必強起  
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是也

### 秦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方又虜其將公孫  
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郢都楚王東走徙陳秦以白  
起為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二方與趙將賈偃戰沉  
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方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

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國無可守不可得為民秦兵皆進韓不能守  
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  
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  
得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秦使左庶長王齕  
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戰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  
士率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加陷趙軍取一郡四尉趙軍築壘而守之秦  
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  
數以為誦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  
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  
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間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  
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洩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  
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  
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  
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  
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漙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  
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殺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統卒

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  
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遣  
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秦  
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侍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  
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  
十餘城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  
為之下乎雖无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  
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上趙北地合燕東地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  
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秦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武安君  
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  
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  
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  
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  
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  
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

方攻秦軍之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入武安君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功高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比日祭祀焉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五萬人使秦人皆知其降之必死則張虛

孫子曰以利動之以本待之起佯北致趙軍而以奇兵劫之又曰諸侯乘其弊而起謂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是也

### 秦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攻趙歲餘遂拔趙地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前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秦滅燕故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燕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

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勢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馬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令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要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貧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怙而不信人今空秦臣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自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抚循之親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漢書王翦投石超距於秦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軍數挑



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秦因率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鄆南殺其將軍項  
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  
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盡并天下王氏蒙氏  
功為多各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  
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  
秦秦之兵攻新造之趙幸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出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  
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出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  
唐李離

孫子曰識衆寡之用者勝謂伐荆當用六十萬人又曰謹養勿勞并氣積  
力窮堅壁休士投石超距而後用是也

### 燕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樂毅  
賢好兵齊大敗燕昭王死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  
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  
為亞卿時齊魯王強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去三晉擊秦助  
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

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天下人服未  
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  
令趙關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  
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  
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潛王  
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  
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飭士對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師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  
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  
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  
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  
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  
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  
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趙恐趙用樂毅而乘

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謂樂毅且諫之曰先王幸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且而忘將軍之功哉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又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主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為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卒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卒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先罪故受令而不辭以天之道先王之靈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臣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馬珍器盡收入燕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臣聞之善作者身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涉亦至郢去差弗是也賜之鴻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下計也離毀辱之誅謗隨先王之名臣

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于趙

孫子曰備地則合交毅約楚趙韓魏之兵以伐齊又曰城有所不攻毅不取言即墨是也

### 趙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謂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无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五二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能破敵用將設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騎牧以民備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

于聞之天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方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得罷王初廉頗既亡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後秦破趙救將犀軻斬首十方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王大破秦將相釭封李牧為武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卿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合謀反聞言李牧司馬尚卿及趙王乃使趙葱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從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慶言馬尚王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母顏聚遂滅趙

孫子曰能使人自至者利之也牧以小利委敵而匈奴大至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一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一

東光張

趙趙奢

趙廉頗

齊田單

預

漢張良

漢韓信

漢周亞夫

漢李廣

漢衛青

漢霍去病

漢趙充國

趙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蓄棊伐韓軍於閑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車武安西馳驅在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收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閑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命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



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常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雖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自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此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秦更約東易置軍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

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食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卒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趙名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孫子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奢因秦間之來而善食以遺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為爭地奢發萬人先趨北山是也

### 趙廉頗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功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焉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

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必當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聞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闕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二軍居二年復伐齊幾拔之魏魏後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趙行韓依

齊田單

田單者魯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音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輶折車敗也音鞠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問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音作倬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

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平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二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舉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恐燕軍之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去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刺其怨怒守唯恐見得單之緩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壞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餼糒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為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

人隨其後牛尾動怒而走燕軍燕軍夜大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  
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声声動  
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美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秦王  
於宮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單託神教而使眾又曰殺敵者怒也單令燕軍刺  
齊降卒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單卑辭約降而奇兵  
奔擊是也

### 前漢張良

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士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  
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俱<sub>祖同</sub>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  
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從容步遊下邳圯上<sub>地橋</sub>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隨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  
其老乃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復之足以足受笑而去良  
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  
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  
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

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  
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其書身太公兵法也良  
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將數千人  
畧地下邳西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許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  
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sub>韓</sub>良說曰  
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者子賈孫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  
五萬人具食<sub>作五</sub>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鳴秦將秦將果畔  
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軍終敗遂至  
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  
此夫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紂為虐沛公  
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去俱  
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  
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  
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  
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為飲為壽結為婚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



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歸韓  
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張良還  
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  
約即上不敢東又以齊及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西問  
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掄關以東荊楚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  
布楚將項羽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  
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掄之掄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  
江王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  
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持將兵嘗為書策臣時時從漢王漢王二年項羽  
急圍漢王於陽漢王要悉去鄼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  
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  
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  
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  
外來謂漢王曰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鄼生語告於子房曰  
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

王等之情所食之者用指書也或曰前世湯武者明之爭以壽度公時之不若也曰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  
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  
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  
容之間式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  
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  
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  
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  
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示以不復  
輸積今陛下能放生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  
後天下游士各歸爭其土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  
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惟漢楚尤強陛下烏得而臣之誠  
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孺儒哉取西公事今趣銷印漢四年  
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  
皆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  
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留侯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封良為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与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与我故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曰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動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殺漚首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殺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病其楚人剽疾願上無与楚人爭鋒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

雖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

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良請啗秦將而襲擊之又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良借前著以破酈生之說又曰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良未嘗有戰鬪功又曰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又曰銳卒勿攻良謂楚人剽疾勿與爭鋒是也

前漢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食信亦知其意怒因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水擊黜明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以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理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下勝也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以為郎中數策于項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

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漢書坐法當斬其軍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言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道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謂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謂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既請必欲爭天下非信无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之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礼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礼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臣死且不避大王不如也然臣死且不避大王不如也項王暗噤叱

宅千人比肩廢廢不然不能任屬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愛言語嘔一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无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万唯獨邯鄲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幸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曉漢王幸其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魏王豹謁扁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開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在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徒安陽以木罌甌渡軍魏一作缶以木為罌如罌也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



為河東郡使人請王頌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平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  
西與大王會於萊陽王遺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破代兵禽夏說與  
信之下魏破代後輒使人收其精兵詣萊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  
井陘擊趙二王成安君陳餘聞之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  
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閉關與議欲下趙此  
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堆蘇後襲也師不  
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  
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  
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  
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  
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听  
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未至井陘口二十里止舍夜半傳發中使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  
而望趙軍山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一赤幟令  
其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其飽食也諸將皆莫信信伴應曰諾請軍吏曰趙已

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夫肯擊前行恐至阻險而還信乃使万  
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  
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伴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  
空壁爭沒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一赤幟二趙軍已不  
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皆沒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  
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沒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泚音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  
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保畢賀因問信曰兵法  
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卒以  
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  
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  
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  
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  
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古不用

所与不听也誠令成安君听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  
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  
千慮必有一得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  
之軍敗部下即韓信身死抵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要說一舉下井陘不終  
朝破趙二十方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疲勞  
卒罷其費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  
見勢盈曠曰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  
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  
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  
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驛酒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畏  
於燕燕必不敢不听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  
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  
善從其策發使使燕二從風而靡乃使二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  
漢王許之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華聞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  
急圍之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称漢使  
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

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与楚則楚勝臣願効愚計足下不能用也誠能听臣  
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  
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  
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蒯通曰常山王殺成安君泚水之  
衣時相与為刎頸之交後事張騫陳澤之事一人相怨常山王殺成安君泚水之  
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  
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与也  
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亦已誤矣大夫種范蠡存  
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黔獸已盡而猶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  
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且臣聞勇略  
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扁楚楚人不  
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竊為足  
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追項  
羽至陽夏南止軍与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

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主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  
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  
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傳海與信指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  
則楚易敗也於是王發使使信越皆引兵來項羽已破高祖龍奪齊王軍徙齊  
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  
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  
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信初之國行縣邑陳  
兵出入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  
游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忠死  
良狗豈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乎上曰人告公反遂殺  
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之羞與絳灌等列信常  
過樊將軍噲之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  
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多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  
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  
也陳豨拜為鉅鹿守亂於淮陰侯淮陰侯擊其手豨左右與之謀於庭仰天嘆曰

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聚也  
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  
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去家臣  
夜詐詔報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三囚欲殺之舍人弟  
上交呂后去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  
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信料楚漢之長短又曰遠而示之近信陳兵臨  
晉而渡于夏陽又曰入深則專主人不克信去國遠闕其鋒不可當又曰置之  
死地而後生信使萬人出背水陣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信暴其所長燕  
從風而靡又曰半渡而擊之利信使澠水而斬龍且是也

### 前漢周亞夫

周亞夫絳侯勃子也孝文帝封亞夫為條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  
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  
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  
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  
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君无向上至又不得入於



是上乃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軍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慰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洋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吾亦無動吾據梁陽以東无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梁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兵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与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

不許曰祿伯吳少將且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利險以多重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維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无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以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爭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且將軍計太尉既會兵梁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人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之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噉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与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皆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居无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亞夫嚴約而天子按轡徐行又曰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吳攻東南而亞夫使備西北是也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受射孝文帝時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閱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万户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吳楚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大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廣為驍騎都尉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无双自負其能數以虜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勸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馳見匈奴三人去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貴人走廣之曰是必射雕者也雕與也故使善射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下馬步行之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巴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与十餘騎奔

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目是時會暮胡兵怪之不敵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与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无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力斗以自衛以備不虞也莫府言文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营陈擊力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商易然虜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涼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以衛尉為將軍出為西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虜单于素聞廣貧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之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虜伴死脱其旁有一胡兒騎善与廣暫騰而上胡兒与因推墮取取其弓鞭与南驰数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骑以故得脱於是至凉曠為無人嘗夜徙一骑出徙人田间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之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殺辽西太守败韩将军韓安於是天子乃召拜广

為右北平太守度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度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度  
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房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沒一昨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度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  
士共之終度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无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度為人長後臂  
臂如後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孝者莫能及度之訥口少言与人居則畫  
通射地為軍陳射宿狹以飲射飲專以射為戲度之將兵之絕之也見水士卒不  
盡飲度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度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  
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一即應弦而倒後度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  
平博望侯張敖將方騎与度俱與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万騎圍度  
軍士皆恐度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与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  
度曰胡虜易与耳軍士乃安度為圍陳外衛胡急擊之矢下如雨度兵死者过半  
度矢且盡度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度身自以大美射其裨將孟康曰太公六韜曰倍倍  
大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度意氣自如益治軍之中自是  
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度嘗与望气王朔燕語  
曰自漢擊匈奴而度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  
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度不為後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

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度曰吾嘗為隴西守寇嘗反吾  
誘而降之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後徙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  
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度出東道度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令臣出  
東道且臣結髮而与匈奴戰今乃不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  
陰受上誡以為李房老數奇數為匈奴所敗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故徙度之固辭大  
將軍不听房不謝而走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出東道軍遇或失道後大將軍大  
將軍与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度大將軍使兵吏問度失道狀  
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度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度之幕府對簿度曰諸  
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度謂其麾下曰度結髮与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徙大將  
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度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度年六十餘  
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度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与不知  
无老壯皆為垂涕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度下馬解鞍而虜疑有伏又曰今素行与衆相得度法  
簡易而士樂為用又曰卒善而養之度以殺降而不得封侯又曰不用鄉導不  
能得地利度軍一遇而失道是也



前漢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居室甘泉中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无管焉即足矣安得封侯乎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仍數元朔元年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塞名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青為長平侯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五年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將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督將軍大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郡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天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去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之右賢裨王千餘人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衆男女萬三千餘人畜數十萬數計於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之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廷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鑄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疆保中未有勤勞土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

待罪行間所以勸士方戰之意也仇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為右將軍大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督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建軍于兵去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人降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去自歸青之問其罪正閼長史安議郎周霸等正軍正也周名也律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閼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卒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掃而斬之是示後无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肺腑謂不患无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明將軍中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孫子曰出其不意青夜圍右賢王又曰小敵之卒大敵之擒青不斬蘇建謂其以少擊衆是也

前漢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去病字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票姚校尉音姚去病勇騎人

百直乘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于當首虜其功則捕封去病為冠軍侯  
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  
草處日騎軍得以无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  
春為擊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切上曰擊騎將軍率我士偷烏菴音也古矣  
討救獲匈奴部名也涉孤奴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極多弗取音也古矣  
邪王子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  
騎侯教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度將四千騎  
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之馬戰二日死者过半所殺亦過  
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音也古矣  
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祁連山即大山也捕虜甚多上曰票騎將  
軍涉鈞耆濟君廷音也古矣遂臻小月氏音也古矣攻祁連山揚武乎鯨得匈奴中地名  
得單于單相曹涂王音也古矣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  
知成而失矣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一百獲五王王母单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

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戶賜校尉徙至小月氏者  
爵左庶長第十合騎侯敖坐行留不去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將所將士  
馬兵亦不如去病音也古矣去病所將常選音也古矣亦敢深入常去壯騎先其大軍之  
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將常留落不耦音也古矣由此去病日以親  
貴比大將軍其後单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  
召誅渾邪王渾邪王与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音也古矣是時大行  
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  
迎之去病既渡河与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音也古矣頗適去  
去病乃馳入得与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  
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万人號稱十万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万封渾  
邪王万户為漯陰侯音也古矣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  
邪王及厥衆萌咸解於密音也古矣以軍糧接食并将控弦万有餘人音也古矣誅獍悍  
懷集服仍四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音也古矣咸隴西北地上郡戍  
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  
國音也古矣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上与諸將議曰匈奴侯

地信去軍丁畫計常以為沒兵不能度秦起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  
今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陸軍數十萬轉者謂運糧也而敢力戰  
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之言單于東西更令去病出伐  
郡令青出定襄地信為單于謀曰沒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言收虜取單  
迺悉遠北其輜重送物重遠去也皆以精兵待希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值見單  
于兵陳而待謂希北也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數千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  
亦從方騎會日且入營也而大風起沙礫擊而兩軍不相見沒益縱左右翼繞單  
于翼謂若邪利也如無翼單于視沒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空羸  
壯騎可數百五萬沒圍西北馳去任者即種馬子堅忍單于也匈奴相紛  
擊分擊也殺傷大當沒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沒軍因發輕騎夜  
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方餘  
級遂至寘顏山地信城地信前將軍也得匈奴積粟食軍之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  
粟以歸青軍入塞凡斬首虜九千級去病騎兵軍重與大將軍之等而亡裨將  
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也所斬捕功已  
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約輕騎絕大幕絕者不以整取也所斬捕功已  
訶獲醜七方有四百四十二級師卒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卓亦以

五十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兩軍之出塞之閱官及私  
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酒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  
大司馬參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  
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  
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待中貴不省士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前數  
十乘齊與同解既還重車餘棄梁肉梁肉謂肉也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振幸也而去病尚穿域踰鞠也鞠以皮為之實以毛囊而蹴事多此類青仁真  
士謙退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悉去病元狩六年薨為冢象祁連山  
元封五年青薨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不復擊匈奴者以沒馬少又方南誅  
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青尚平陽主馬主合葬起冢象廬山  
云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虜虜五萬餘級一去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  
郡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特將為獨別也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青以張敖道軍而无飢渴又曰兵无邊鋒  
曰北去病所將常邊又曰強而避之青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又曰重地吾將  
繼其食去病約齋絕幕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又曰破車疲馬去其七青去  
去病以下四萬騎出塞而歸者不滿三萬四又曰視卒如愛子去病反餘棄



梁肉而士有飢者是也

前漢趙充國

趙充國字季孫隴西上邽人也諡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隴西上邽是也善騎射  
 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  
 假司馬徙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与壯  
 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見視其創嗟  
 嘆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匈奴獲西祁王珣擢為後將軍匈  
 奴大發十餘万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旁依也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  
 遣充國將四万騎屯緣邊九郡九郡者焉耆朔方等代郡也單于聞之引去是  
 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蒙言頗時渡湟水北城城在湟水北  
 是也遂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問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恭是後羌人旁緣前言  
 抵冒渡湟水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依也郡縣不能禁先零遂与諸羌種蒙二百餘人解仇交  
 質盟詛羌人無大君氏而諸種家通相殺伐故每有仇解任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  
 制者以其種自有愛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  
 攻令居合約共為与漢相距五六年西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蒙封前等通使匈奴要契也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氏音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万人降匈奴羌人

為漢爭苦役事使張掖酒泉本我地之肥美可共事居之以此觀匈奴欲与羌合非  
 一也也問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東保寇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之尉黎亦須  
 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設謂匈奴之也且復結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未嘗者其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  
 羌中道從沙陰地出盟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与先零相直直當臣恐羌  
 变未止此且復結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未嘗者其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  
 匈奴藉兵也藉音欲擊郭善燉煌以絕漢道音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  
 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罕开羌之別種也  
 諸羌毋令解仇行音下吏切初精示以發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  
 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蒙二千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桀及善惡也縱兵擊  
 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信中國也  
 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  
 浩靈浩音浩靈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之至令居以問時充國年七  
 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  
 宜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輪輪音臣願馳至金城圖  
 上方略圖其地形并為攻於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

愛之欲切上笑曰諸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  
枚先渡之輒管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  
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  
令軍勿擊遣騎候四圍山嶺而水自懸四中巨虜也夜引兵上至落都山名召諸校  
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豈豈得入哉此家  
充國常以遠兵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遂西至西部都尉府金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  
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云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宣  
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郎中將印將期門校尉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  
令居虜並出絕轉道轉道通糧印以聞有詔將入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  
捕山間虜通字本作勢言通轉道津度初罕开豪麻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  
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西  
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言勿相和同天子告諸羌人犯法  
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  
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与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  
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極迺擊之微安也安其卷極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

文為寇土地空苦勞馬不能冬能讀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方騎以上皆多饑瘦  
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  
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置奪其畜產虜其妻子項復  
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与校尉以下吏  
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万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細  
細細以一馬自秣其二十日食先以重為米一斛四斛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  
雖以追逐勤勞而不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類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  
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莫秋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  
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始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非其本心故  
臣愚無欲捐空開闢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  
赦其罪豈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迂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  
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  
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  
冊以書勅諭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在營暴露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粟束數  
十皆謂其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万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  
畜食食則欲至及妻皆謂其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冬手足

殺我... 將軍誰不樂此者... 今詔破羌將軍武翼將軍兵六千一百人... 將軍二千入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婦月氏兵四千人... 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卑羌入鮮水北句廉上... 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 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焉雖不能殄滅當有左解者已詔中郎將... 將胡越使飛射志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 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請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 羌人可使使單于謂告以大罪當至送不誅單于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令... 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 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与單于開爵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 單于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單于之急以堅其約先擊卑羌先零必助... 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卑羌堅其約合其... 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 誅先零已則單于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單于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 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 兵至先零在所虜父屯聚解... 徐行驅之或曰遂利行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 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從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 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 果未擊我矣蒙蘇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 充國賜飲食遺還輸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還充國曰諸君但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遠開蒙雕庫宣天子至德單于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前驍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卑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單于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 兵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欲便文自營使而自營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爾書報今靡忘以贖論後罪卒  
不煩兵而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諸屯所  
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  
破羌疆督將軍特羌降者方餘人矣充國及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  
奏未上會得進哀壘書中郎將功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  
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  
身不能自保備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往者幸可先行羌者  
吾幸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遺義渠安國竟沮敗羌也也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  
謂耿中丞取詩唱也為糴三百万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言預儲糧食耿中丞請糴百万  
斛適得四十万斛耳義渠拜受且費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辜營蓋  
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  
羌獨足憂邪言備此則所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  
所以明德除害也故彘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  
糴穀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菜菜二千五百二百八十六  
石其老葛也石難久不解縣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  
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

臨羌東至浩靈羌夷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屯刑獲其  
淮陽汝南步兵与吏士私從者合凡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万七千三百六  
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田事出用全春山陰田也至四月草  
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伍百仕二就草本則也士者千騎則為為田者遊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音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万人一歲食  
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欲罷騎兵万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夷  
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夷習俗雖殊於礼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夷亡其美地  
為草音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也万人留田  
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夷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棘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音吏士万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  
一也又因排折羌虞令不得歸肥饒之墜音貧破其衆以成羌夷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巧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  
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夷楊威武傳世折衝之具  
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音不出令反畔之虞

竄於風寒之地難於疾疫疹隨之患如而陷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二經阻  
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夷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三警動河  
南大开小开醋羌種在河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  
域信威千里信讀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令至行安易君大書既省繇役豫息以戒  
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  
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將軍言十二便聞之夷雖未伏誅其決  
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孰計復奏充国奏曰臣聞兵  
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  
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  
以為虞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廷自燉煌至遼  
東方一千五百餘里棄塞列隊有吏卒數千人夷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  
士万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漸壘木樵樵與護同謂為高樓  
校職不絕校職不絕言便兵弩箭關具校利也節警逢炎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  
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羅雲見万人留  
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夷為羸瘦必不敢捕其妻子  
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夷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  
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賊重  
而自損非所以視變夷也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望窮天子之精兵散車  
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媮亦字而亡後谷餘責此人臣不忠之  
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大誅誅不義罪當万死陛下  
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  
下省察充国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国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  
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  
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任保上於是報充国曰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  
羅者人巧數將軍彊食謹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国屯  
田處離散愁虞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強弩出薛郎千  
餘人破羌斬首一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国所降復得五千  
餘人詔罷兵獨充国留屯田明年充国奏請罷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還所善浩  
星賜迎說充国浩星姓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夷以破壞然有戰  
者以為夷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国曰昔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王

哉安國之大爭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安之利害卒死誰當  
復言之者時輒卒以其意對時終上然其許罷還幸武賢屠酒泉太守官充國復  
為後將軍衛封其於羌荒涼難留且持兵庫則曠其斬先零本豪猶非機王首  
及諸豪弟澤湯湯離兒麻悲兒骨即前華黃族之屬四子餘人降反封若零  
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離蜀且種二人為侯兒種為君賜離為言兵侯良兒為君  
志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徙羌詔李可護羌校尉者特充國病四府幸  
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由塞矣按謂諸將不如湯兄臨反時湯已  
拜受節有詔更用臨反病免五府復奉湯酒數醉酌羌人則謂守封羌人反畔卒如  
充國之言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等第焉年八十六薨初充國以功  
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殿時詔羌常有擊章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揚  
雄即充國屬壹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生來昌狂侵凌西疆沒命虎臣惟  
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謂是震龍離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  
其旅于平之羞天子命我從之難陽營章章古料敵制勝威謀靡  
元當此台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固有不庭用方言也昔周之官有  
方有虎鼓也詩入歌功迺列于雅謂在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起起桓桓亦紹厥

後武起起桓桓亦紹厥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充國謂兵雜喻度又曰以虞待不虞  
者勝充國常凌斥候又曰取敵之利者真也充國以錢誘羌令諸捕斬又曰  
主曰必戰先戰可也充國謂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充  
國練戰士以須其至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招人充國攻先零而罕羌服  
又曰窮寇勿追充國綏驅先零又曰以飽待飢充國謂衆二百万勝敵若不  
敢動又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充國以死守便宜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二





東光張

預

集

漢陳湯

漢馬奉世

漢寇恂

漢馮異

漢朱彭

漢賈復

漢吳漢

漢耿弇

漢耿恭

前漢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自餬即不為州里所稱  
 後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又之迂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  
 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  
 于身入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  
 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屠毘昆丁令屠各朶鞬朶鞬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  
 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泗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力  
 附漢還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  
 疆遂兩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也郅支困辱使百不肯奉命  
 而上書言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建昭一年湯為延壽出西城湯為人  
 勇有大慮多策謀善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郅支單  
 于雖所在絕遠其兵無金城疆黎之守必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  
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舉事也延壽猶與不聽會  
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  
焉湯怒接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漢兵胡兵合四萬餘  
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二校從南道  
踰葱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入康居東界  
令軍不得為寇物也也問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喻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  
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婁房貴人具色子男開年以為導具色子即  
屠墨母之弟母之弟即屠墨皆怨單于由是具色子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  
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書言願歸計疆漢身入朝天子哀閔單于  
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延壽湯因貴  
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王之  
禮也明日前至鄧支城三里止營數練望見單于城上立五綵幡幟數百人披甲  
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  
漢軍曰闕來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百圍城各有所守穿壘塞門戶鹵  
酒為前戰營為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後木城中射

頗殺傷外人外人發新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單于聞漢兵欲  
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雁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死所之鄧支已出復還曰  
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謂閼氏夫人下謂閼氏夫人下皆以已射  
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也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方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  
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更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  
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  
兵縱火吏士爭入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函獲以昇得者  
馮所傳人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  
餘人賦于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於是延壽湯上疏曰鄧  
支單于慘毒行於民人惡通於大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  
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鄧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垂頭稟街重夷邱問稟街之名  
罪者也以示萬里明犯疆者雖遠必計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不法者  
司隸校尉移書道上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與吏士共誅鄧支單于萬  
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今司隸收繫按驗是為鄧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既  
至論功石顯以為延壽湯擅兵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

乘危激幸生事於夷議久不史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凶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夷情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此藩柵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荝荝來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又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魏襄後有滅項之罪傳十七年齊襄公羊傳曰齊為魏公也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武師將軍李廣利捐五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音勞也而虜獲駿馬二千匹雖斬死王母鼓之首西傳曰猶不足以復費也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万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武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功覆過則優於齊桓魏襄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上庸痛之西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險寘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

席从唐而坐注魏未也地有廉頗馬服驥秦不敢窺其井陘近行都鄙尚匈奴不敢南顧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臣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參都支之無道戾王誅之不加署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誅誅雪逐吏之宿耻威震百夷武暢西海迄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本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首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啟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養衆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愛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法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可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下勿愛血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啟煌歷時西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羗合不能久攻注居不各同故事不討效日注土也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出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湯卒於長安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湯矯制發兵而帝不誅又曰取敵之利者貨也湯以虜獲付諸諸國又曰知彼知日百戰不殆湯謂胡兵五而當漢兵一又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也



前漢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補武安長夫官年三十余矣方孝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从軍擊匈奴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負汗為外國所苦苦謂辱也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輯謂和也漢方善萬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伊修城在葱嶺東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使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万年莎車國名也并殺漢國使者奚允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國使者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教明解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謂諸國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取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即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另五十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杀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率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左而還謂信也都上世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王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本為送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前後奉使

者利以奉世為比此必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美狄斷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常惠奏用代為右將軍典屬國永光二年秋陝西羌多姐旁極反多所無切詔召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鄭洪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此益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遣羌變元成守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二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射也而飽首而虜如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及虜无慮三萬人左虜率凡之言犯无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矢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謂簡簡夷秋皆有輕邊更之心而羞首難言創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其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和謂相親也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方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心發師而曠日与一卒而疾決利害相方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万二千騎以將屯為名云云領兵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曰為偏裨到陝西分屯二處典屬國為右軍

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嶺前軍到降同  
反降同者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  
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心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也  
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  
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重老勞奉世且謫之言願不  
曰皇帝聞將兵右將軍其苦暴露羌虜復多境殺吏民甚過天道故遣將軍師士  
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  
名不敢當敵攻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開晉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若不明也言願  
患未洽於上卒又不能其怪之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  
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  
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至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何  
同存將軍勿愛酒旧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畢至院西十一月並進羌虜  
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上曰羌虜破散創文亡挑出塞創文謂然也創  
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外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其後錄功賜  
奉世爵開內侯後歲余奉世病卒房瓜牙宮則後十年為折衝前將功名次趙充  
國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其延壽以誅到支單于封為列侯杖欽上疏追松奉

出前功曰前涉車王殺浞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使宜發兵誅莎  
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遠境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稱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  
家事浞家之法有矯制元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從浞故不得侯今匈  
奴到支單于殺浞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方餘人以誅  
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到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  
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  
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議上  
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孫子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奉世矯制發兵而浞帝議封又曰兵聞拙守未  
觀巧之必奉世謂少蒸師而曠自与一卒而即決利害相與又曰不知三軍  
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惑奉世以謂不須煩大將是也

後漢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蒙祭多薦奉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  
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  
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  
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

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書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每有所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正成丹劉均均拒之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豐并吳中而方自善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屯滎陽以下可與俱者建武元年禹自滎陽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歐陽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王正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之軍不利會日暮戰罷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听明日發安正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眾明日正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正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追獲劉均遂定河東光武即位後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為鄧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出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號百萬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揮垂髮戴白滿

其軍下莫不感悅於是多震畏禹西帝嘉之數賜書嘉美其功禹征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无可仰之積儲也後無轉輸之資也所後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安故乃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皆保郡邑皆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而禹又不准兵下敕曰司徒竟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惶惶无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馮愔若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若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眾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廣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与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多之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与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粟菜帝乃召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挫答之非諸將憂也无得復進在禹然於受任而功不遂致之創之微戰輒不利後与軍將軍鄧洪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獨与二十四騎還詣



宜陽延步秦曹... 破之... 終年白雜於利而務可伸禹因賊不出而更得理兵又曰修道而保法禹師

行有紀而降者日衆又曰軍有所... 擊禹不攻長安以避其銳是也

後漢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其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 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 无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 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 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隋天信... 耿府君在上谷父為更人所親今易之得資則造次未安不資則祗更生亂為使... 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 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印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况發兵恂說... 况曰邯鄲接起誰可信恂曰大司馬劉盆子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 邯鄲方盛力不能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請東約漁陽齊心合... 衆邯鄲不足圍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 恂還至昌黎擊邯鄲使者

殺之... 軍遂与况子奔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 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 其守閭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内完固吾將因... 是而起昔高祖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 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射伐淇園... 之竹為矢百餘萬... 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以給軍朱鮪... 而河内孤使計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温檄書至恂即... 勒軍馳出遂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 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且日合戰... 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王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 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 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方餘人恂与馮異守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 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内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 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之恂以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 書拜封以原百官帝敕書勞問恂曰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

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天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謠人側目  
怒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无  
乃以前人為監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  
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許乃遣兄子冠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頭為軍鋒帝善  
之皆以為偏將軍穎川人嚴終趙數聚眾方餘去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拜恂穎川  
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執金吾賈  
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穎川恂捕獲戮之於方後以為耻還之穎川謂左右曰吾  
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夫夫豈有懷優然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  
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時也帶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  
曰不然昔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楚尚有此義吾安可  
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其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  
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  
召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  
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交而去向歸穎川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就  
也盜賊清靜郡中无事恂素好孝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享  
焉代朱浮為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穎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穎川

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為能平之耳恂對曰穎川剽輕難降下表踰阻險有  
事罷焉故狂狡乘間相誣誤耳詳前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  
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穎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君詳前道曰願從陛下  
復借寇君一年前為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者屬  
有弟一城也及囂死峻據高平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征  
之進軍及於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  
等五營擊之恂奉爾重累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弇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  
將諫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強弩而遠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  
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遺其副歸告峻曰軍師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  
固守峻皇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  
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則又得其計殺之  
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  
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  
以為有宰相器卒

孫子曰三軍可奪氣恂揚言劉公兵至而敵陳動又曰軍无糧食則亡恂轉  
輸不絕以繼軍食又曰上兵伐謀恂斬使降城是也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為司隸校尉道  
 經父城異與同奉牛酒迎光武以異為主簿及五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  
 舍至饒陽无婁亭音力時天寒列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  
 曰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編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  
 薪鄧禹樊光武對宿燎衣異復進麥飯竟有因復渡摩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  
 河間兵不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雁侯應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  
 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有常規也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  
 常獨屏木下軍中號曰大木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軍士  
 皆言願屬大木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奔陰王李軾大同馬朱鮪將兵號  
 三十方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  
 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與為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馬恂合勢  
 以拒朱鮪等異遣李軾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  
 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  
 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万世也苟令長安尚  
 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聞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

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綱紀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  
 風靡雖欲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亮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為福在此時矣  
 如猛將長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死及已軾乃報異書曰軾本與蕭王首謀造  
 逆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国安人軾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爭鋒故異因此  
 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二縣武勃將万余人與  
 戰於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軾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  
 故宣露軾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軾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建武二  
 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夏音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  
 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  
 元元塗炭无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  
 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軍士念自修教先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異與  
 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刘始王宜等五千餘人三年春  
 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軍騎將軍鄧洪等引歸與相遇禹洪  
 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  
 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黿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卒取之此方成  
 計也禹洪不從洪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士以巨覆其上兵士



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決其軍潰亂其去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上卒飢倦  
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  
山絕版与麾下数人歸營復壁取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方人与賊約期會戰使  
出賊以賊見勢弱遂乘夜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具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  
示赤眉不復識別遂擊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万人餘眾尚十餘万東走宜  
陽降生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然終能奮翼龍池可謂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桑榆謂方論功賞以答大勳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  
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軍制閔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  
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无  
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頓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臣以曹  
遇託身聖明在傾危瀕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  
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詔報曰將軍之  
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  
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詔曰君卒无妻亭巨粥摩沈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  
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无忘射御臣无忘楹車齊國賴之史記曰管仲

射桓公中鉤後曾控帶管仲而送於齊臣本亦願國家无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章之恩  
所批光武因任之後諸將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其  
將王元行巡將二万餘人下隴因分遣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  
虜盛而新乘勝不可与爭宜止軍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怙恃小利  
猶慣習也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最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  
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潜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奧乘其不  
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乱奔走追擊数十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孫子曰親而離之異致書李軼以問朱鮪又曰乱而取之異變服相乱而勝  
赤眉又曰先处戰地以待敵者逸異先处拘邑以待行巡又曰微乎微乎至  
於无形異偃旗卧鼓而敵不知是也

後漢李彭

李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漢兵起攻拔棘陽彭歸宛与嚴說共城守漢兵攻之  
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与說率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  
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幸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  
歸德侯令属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會光武徇河内彭因進  
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

百姓无所歸命切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洪士人之福也彭素蒙許  
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承恨於心今復曹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  
納之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從平河  
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吳漢守圍洛陽數日朱鮪等堅守不肯下  
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  
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鷹幸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  
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浙其去矣公雖嬰城  
固守將若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无遣蕭王北伐誠自知  
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也誅罰乎  
河水在此請鮪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  
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乃面縛去彭侯詣河陽帝即解其  
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  
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召彭征南大將軍令率傳俊藏宮刘宏等二万余  
人南擊秦豐援黃郵黃郵飛名豐去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  
以詰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過使明日西擊山都山都縣名乃緩所獲虜  
令得逃亡歸以告豐即悉其軍西邀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

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趨黎丘擊破諸屯兵歸關大驚馳歸救之彭去  
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祿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還蔡宏  
更封彭為壽陰侯彭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兩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  
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  
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  
城未沒丈餘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  
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後公孫  
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万人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在光橫江水起  
浮橋閣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  
冒突露橈數千艘並船名樓船舟上施樓橈小楫也露橈謂露楫在彭與吳漢發  
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交輸棹卒凡六万余人行舟也騎五千  
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  
狀帝報彭曰大司馬嘗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乃  
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應素而前時大風在急彭奇舡逆  
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得去大風奇舡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  
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无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

千斬任滿生獲程況而田戎亡保江州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无得虜掠所過百  
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洪長戩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  
有罪為人除害辟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  
接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音徒公孫述使其將  
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名又遣將侯丹率二万余  
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揚會与城宮拒延岑寺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  
沂都江州城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  
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去成都數十里勢甚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  
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  
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  
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救齊秋毫無犯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彭申令西擊而潛兵渡沔又曰神乎神乎至於无声彭  
軍勿心至而蜀地震駭是也

後漢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李習尚書事莽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  
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李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塩河東會馮盜賊

寺比十餘人皆放散其塩復備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  
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以復為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復馬解  
左驂以賜之驂者服也從擊青犢於射大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  
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羽也所  
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与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  
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五名將病尋愈道及光武  
於薊相見其歡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薊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  
侯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  
久之乃以擲叩地曰鄧最強死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  
金吾擊鄧吾復何愛大司馬當擊死遂遣復擊鄧連破之月餘尹尊降及定其地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与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  
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東觀漢記曰吳漢擊鄧諸將每論功  
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縣侯復知帝欲優于戈脩  
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与高密侯鄧禹並勸甲兵數鄧禹除甲兵帝深然  
之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是時列侯唯高  
固始膠東二侯与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因遇其厚固始疾李建武三十一年卒



孫子曰無慮而易敵者必危於人復常輕敵而光武不令別將又曰擇人而任之復請擊郾而光武以謂吾復何憂是也

後漢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各也謂脫其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眾未知所出未始欲出何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以謂生漢召故先為其食者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移入寵其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聞數與吳漢言其人勇猛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無終因苗曾以漢无備出迎於路漢即搗兵騎取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

從遂采發其兵引而西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其盛皆謂將軍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冀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吾人多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然躬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方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大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擊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去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占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眾悉降光武北擊群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高陳及可此乎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建武二年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万人帝使使者冊書定封漢為廣平侯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万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与之戰不利隋熹傷膝遂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足眾心懼矣漢

乃勃然莫創而起推牛饗土令軍中曰賊眾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賊不相  
救亦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  
建茂出兵圍洪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通黃頭音義曰上陽及  
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貴反還奔城洪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  
之茂建突走洪留杜茂陳俊守廣黎自將兵助蓋延圍刘永於睢陽永既死二  
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五姓蓋鬲士強宗諸將爭欲攻之洪不  
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  
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及洪又率建  
威大將軍耿弇洪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城率五力餘人夜攻  
洪營軍中驚亂洪堅固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長眾因追討  
餘營遂至无垠洪進擊勃海皆平之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救  
洪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此則沮敗眾心直來罷之洪許貪并力攻囂  
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洪遂退敗十二年春与  
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魏黨有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異  
將五千人救之洪迎擊異殄其眾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洪乃進軍攻廣都  
拔之信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我洪曰成都十餘万衆不可

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与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之須其後乃可  
也洪乘利遂自將步騎二万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  
副將武威將軍刘尚將万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議洪曰比較  
公千條万端何意臨事勃乱既輕敵深入又与尚別營事有緩急不獲相及賊若  
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无它者公兵还廣都詔書未到迷果  
使其將謝豐表言將衆十許万分为二十餘營并出攻洪使别將万餘人劫刘尚  
令不得相救洪与大戰一日兵败走入壁豐因圍之洪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  
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一处受圍  
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  
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无餘成敗之機在此一幸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  
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与刘尚合軍曹等不竟明日  
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洪悉兵迎戰自日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表吉於是  
引还廣都留刘尚拒述具以状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还廣都甚得其宜述必  
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徙廣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  
之必矣自是洪与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战八劫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数万  
人出城大戰洪使護軍高平唐邯将数万卒擊之述兵败走高平奔陳刺述殺

之且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房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其威重君敵國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无辨嚴之日羸脚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賢形於躰貌新也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不事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与昆弟外家二十一年薨

孫子曰殺敵者怒也漢激怒軍士而被建軍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漢收守長而降五姓又曰軍无粮食則亡漢兵食少而退敗人曰我專而敵分漢与刘尚分屯而光武大驚是也

### 後漢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况以明經為郎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肆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武留為門下吏及光武即位封好時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置將吏率騎都尉刘欽太山大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摩下歷下成在今齊地置成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別於泰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日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鐘城鐘城人聞

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去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將巨里使多伐林木揚言以填塞阡漸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宜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特張步都劇使其弟鮪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諸郡太守合方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畫中邑名居一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自募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救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蒞蘭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弇救諸將皆奪食會明至臨淄城誰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蓋与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蓋引軍还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无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凡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蓋聞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不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



尤來大彤十餘萬，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吹兵於彼，雖強之，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与二弟游無壽，及故大彤連師，重更等兵，號二十万，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表山私書曰：弁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壁，高量步以劇來疲勞，何敢進？且日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弁先出淄水上，与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弁營。与刘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至暮，罷弁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吏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夷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无数。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因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燔燔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还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備，後信擊破之。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猶食其糧，酒羅守降，韓信擊之。將軍獨拔就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又田橫尊鄧生，及田橫降，尚帝詔衛尉不聽為仇。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

下之使鄆食其全，謂其弟尚為衛尉。臣恐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詔高帝詔鄆曰：被即至，敢動者誅之。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大司徒釋其怨，即隆之文。又事尤相類也。弁因復追步奔平壽，縣名，乃肉祖，負斧鑕於軍門。弁俸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立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入詣旗，下衆尚十餘万，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衆平，振旅還京師。弁凡所平郡四十一，六層城三百，未嘗挫折。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永平元年卒。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弁逼巨里而致費邑，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弁攻西安而拔臨淄，是也。

後漢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騎都尉刘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与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附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乃以恭為戊巳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渴者鬻龍為戊巳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漢、威德、大昆弥，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各馬，願遺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遺左鹿蠡王二万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效。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汝家箭神，其中膏者必有虱，因發彊弩射之。夷中

矢者視創皆非遂大驚會吳暴風雨隨而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汝兵  
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勸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恭  
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  
丈不得水吏士渴之皆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昔武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  
泉涌出武帝時使李廣利城大宛今凌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  
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乃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衷勇出不意以為神明  
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殺都護陳睦北夷亦圍關龍於柳中車師復畔与匈奴共  
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糞餐食其筋革恭与士推誠同死生  
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之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虜官屬望  
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未能下初關龍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  
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  
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廷事可也匈奴如後犯  
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金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  
窳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具幡幟倍道兼行以赴  
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遣秦彭吉謁者王蒙

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  
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龍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  
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  
人与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声以為虜來大驚羌  
乃迭呼曰我范羌也送還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万岁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  
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踧勒時尚有二十六人墮路死歿  
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耶將鄭衆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  
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方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  
為井煮弩為糧出於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  
大漠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旌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  
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范羌為共丞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  
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出隴西上言竇融昔在四州甚得  
羌胡腹心今太鴻臚固即其子孫前繫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抚涼部令車  
騎將軍防出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詣者李譚承旨奏恭  
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孫子曰兵以詐立恭以毒藥傳天而謂法家箭神又曰出其不意恭揚水

以示虜而黨解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三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四

後漢王霸

送王霸

送虞翻

東光張

送臧宮

送皇甫規

送蔡邕

送張奐

預

漢馬援

送段熲

集

送班超

送皇甫嵩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參事及王郎起光武在  
冀州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手執楡之霸  
漸據而還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已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澤池河候吏  
還曰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登岸最欲且前阻水  
環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  
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度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謂曰  
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  
事始天端也常與臧宮行後任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  
養之光武即位以霸為中郎將以霸為中郎將以霸為中郎將以霸為中郎將以  
為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帝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  
垂惠虜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還擊虜武電報武往救之建從



中出以兵... 武時... 援戰... 其力為茂建所敗... 武軍奔過... 營大呼求救... 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 軍吏皆爭之... 霸曰茂兵精銳其眾... 又多吾更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 今茂營固守示不相援... 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疲... 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 茂建果... 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洛淮等數十人斷髮請戰... 霸知士心統乃閉營... 後出精騎... 護負背茂建前後受敵... 亂敗走霸武各歸營... 賊復聚挑戰... 霸堅固... 不出方營... 士作倡... 茂建兩射營中... 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 今易擊也... 霸曰不然... 蘇茂客兵... 求糧食不足... 故數挑戰... 以激一劫之勝... 今閉營... 閉上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其夜建兄子... 誦及州城拒之... 茂建適去... 誦以城降... 時虜勢與匈奴相連... 兵寇盜尤數... 緣邊... 苦詔... 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 飛狐道... 堆石布土築起... 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匈奴相拒大小數百戰... 頗減邊事... 數上書言宜與匈奴... 奴結和親... 又陳委輸... 可從溫水漕... 水注曰溫... 水出... 漕... 以省陸... 轉輸之勞... 事皆施行... 封淮... 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卒

孫子曰能愚土之耳目... 霸說言冰合而得濟... 又曰不得已則圍... 霸不救馬武... 而使之力戰... 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 霸閉營休士而屈茂建是也

後漢城宮

臧宮字君翁... 鎮川邠人也... 從光武征戰... 諸將多誦其勇... 光武察宮... 力小言其... 納之及至河北... 以為偏將軍... 從破群賊... 數陷陳郤... 敵光武即位... 以為侍中... 騎都尉... 建武十一年... 將軍彭相拒於... 荆門... 彭等戰... 數不利... 越人謀... 畔從蜀... 宮兵少力不能... 制... 會... 送委輸車數百... 乘至... 宮夜使... 鋸斷城門... 限令車... 聲... 回... 搏... 廿入... 至... 日... 越人... 候... 伺... 者... 聞... 車... 聲... 不... 絕... 而... 門... 限... 斷... 相... 告... 以... 沒... 兵... 大... 至... 其... 渠... 帥... 乃... 奉... 牛... 酒... 以... 勞... 軍... 營... 宮... 陳... 兵... 大會... 擊... 牛... 醞... 酒... 饗... 賜... 慰... 納... 之... 越人由是... 遂... 安... 宮... 與... 岑... 彭... 等... 破... 荆... 門... 岑... 彭... 下... 巴... 郡... 使... 宮... 將... 降... 牛... 五... 萬... 從... 涪... 水... 上... 平... 曲... 公... 孫... 述... 將... 延... 岑... 盛... 兵... 於... 沅... 水... 時... 宮... 眾... 多... 食... 少... 搏... 輸... 不... 至... 而... 降... 者... 皆... 欲... 散... 畔... 郡... 邑... 復... 更... 保... 聚... 觀... 望... 成... 敗... 宮... 欲... 引... 還... 恐... 為... 所... 反... 會... 帝... 遣... 謁... 者... 將... 兵... 詣... 岑... 彭... 有... 馬... 七... 百... 匹... 宮... 矯... 制... 取... 以... 自... 益... 晨... 夜... 進... 兵... 多... 張... 旗... 幟... 登... 山... 鼓... 噪... 右... 步... 左... 騎... 挾... 船... 而... 引... 呼... 聲... 動... 山... 谷... 岑... 不... 意... 沒... 軍... 卒... 至... 登... 山... 為... 之... 大... 震... 恐... 宮... 因... 從... 擊... 大... 破... 之... 斬... 首... 溺... 死... 者... 萬... 餘... 人... 水... 為... 之... 濁... 流... 延... 岑... 奔... 成... 都... 其... 眾... 悉... 降... 盡... 獲... 其... 兵... 馬... 珍... 寶... 自... 是... 乘... 勝... 追... 比... 降... 者... 以... 十... 萬... 數... 軍... 至... 平... 陽... 鄉... 蜀... 將... 王... 元... 舉... 眾... 降... 進... 拔... 縣... 竹... 破... 涪... 城... 斬... 公... 孫... 述... 弟... 恢... 復... 攻... 拔... 破... 鄆... 縣... 時... 大... 司... 馬... 吳... 漢... 亦... 乘... 勝... 進... 營... 通... 成... 都... 宮... 連... 屠... 大... 城... 兵... 馬... 雜... 糞... 盛... 乃... 乘... 兵... 入... 小... 維... 郭... 門... 歷... 成... 都... 城... 下... 元... 是... 三... 年... 立... 成... 都... 縣... 至... 吳... 天... 漢...

營飲酒高會見之其歡謂曰將軍向者延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雖皇天不廢其命道矣宮不從復發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陽與吳王並滅公孫述帝以蜀地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封鄴侯十九年妖巫維尼弟單臣傳鑄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穀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爾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從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宮以謹信所獲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誰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无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中國憂其抵突虜令人畜疫死旱蝗赤地地雖死而國重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隨武事乎今喻告高句麗烏相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无德之君以所樂之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无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患臣竊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具有者

安其人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无善政災亦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且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卒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宮令車馬不絕而敵疑漢兵大至又曰晝戰多旌旗官多張旗幟登山鼓噪而敵震恐又曰圍師必闕官徹圍緣賊而斬臣鎮又曰非危不戰官欲滅匈奴光武以謂不如息人是也

### 後漢祭遵

祭遵字弟孫賴川潁陽人也光武破王尋等還過賴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聚軍數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為刺殺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南擊泅農厭新柏華蠻中賊營中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信遂大破之時新城亦串山賊張滿新縣名屯結險隘為令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遵乃分兵擊破降之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嘆曰識文謀我乃斬之復令進屯龐下及公孫述遣兵殺霍陽漢耿舟等悉奔還遵獨留不

卻卒於軍道為人廉約小己已奉公會勝輒盡與士卒家无私財制御士心不越  
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為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會朝帝每難曰安得愛  
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孫子曰法令執行遵殺舍中兒而光武知其不可犯又曰修道而保法遵之  
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是也

### 後漢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馬服者官能  
援少有大志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  
留牧畜轉遊隴漢間常請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  
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  
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緩德將  
軍與波等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為  
既至高握手懽如平生而述盛陳險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  
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  
言若曹馬援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平因辭歸謂書曰子陽并底蛙耳而妄自尊大

不如專意東方言曹馬援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知遊  
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  
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  
刺客數人而簡易君身時上在宣德殿南苑下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  
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  
其壯之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  
及京師得失援說書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及至且才明勇略非  
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聞漢多失節略與高祖同經覽博覽政事文辨前  
世无比世无比書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  
度又不喜飲酒置書不擇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  
因將家屬隨恂滯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  
聖朝奉事陛下本无公輔之意為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  
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本實  
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  
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請以非義而囂自挾殺心盜憎主人置書於案上  
願聽請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匍腹申愚策退就館臥死無所恨帝乃召援



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黃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羗豪為陳禍福以  
離黃夏黨帝自西征置參謀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會  
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對之援因說隗貴將帥有士崩之勢兵進有必  
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  
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黃泉大潰自王莽末西羌寇邊  
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斂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拜援隴西  
太守援酒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羗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  
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臯隘浩臯音浩水名也援與  
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羗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  
營羌大驚壞復遠徙復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  
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以譟虜遂大潰九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  
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遠多寇議欲棄之  
援上言破羗以西城多空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羗在湟中糧  
名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  
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由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又遣羌豪揚封譬說塞外羗皆來和親武都參狼羗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

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氏道縣羗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大與戰羗遂窮困  
豪帥數千萬戶亡出塞者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後務務信恩以待下  
任吏以職但總大帥而已宿客故人日甫其門諸曹時曰外事援輒曰此承祿之任  
何足相煩願哀老子使得數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叛非此乃太守事耳後縣  
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羗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請住城發兵援時會賓  
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長怖急尋可林下伏後稍定  
郡中服之援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吐女子微  
側及女弟微氣反攻沒其郡九負自南合浦至夷皆應之寇略嶺外二千餘城側自  
立為王於是爾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桑侯劉隆為副縱縱遂緣海而進隨山刊  
道千餘里嶺外軍至浪泊上与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方餘人援追微側等  
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斬微側微氣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昌侯將諸船大小二千  
餘艘戰士二方餘人進擊九真賊微側餘黨都毒等自无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  
嶠南悉平嶠音嶠也廣州北曰嶠也初授軍還平陵人李貴名有計謀於坐賀援二謂之  
曰五品妻子有恙這又同衆人邪方今匈奴故烏相尚援北邊欲自討擊之男兒要當死  
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貴曰諒為烈士當如此  
矣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一帝愍其老

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備上馬帝今試之援據鞍勒馬以示可用帝笑曰曩者  
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囚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謂友人  
渴者杜潛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奈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重至臨邛遇賊攻  
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雋山名在帝初以為疑及軍至  
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峻壺山名在帝初以為疑及軍至  
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蓋其候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  
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一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  
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  
涕耿舒與兄好時候身書曰前寄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及馬得用軍人數方  
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沸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邛賊无故自殺若夜  
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疫出如書言并得  
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涼州刺史馬援代監軍會援病卒松遂因事陷之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孫子曰親而離之援陳禍禍以離讐讐又曰計險危遠近上將之道援聚  
米為山谷而安帝謂虜在吾自中又曰絕山依谷援據水草而志困賊又曰攻  
其所不戒援陳軍向山而繞如吾後又曰塗有所不由援捷壺頭而軍不利

也

○後漢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為人有志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  
傳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常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獨當効傳  
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向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  
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當封侯方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龍額頂飛而  
食肉此方里侯相也奉車都尉封侯固已超為假司馬與從事郭鴻俱使西  
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康奉超禮意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亮禮意薄  
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來之曰  
匈奴使來數百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共飲酒酣因勸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  
日而王虜禮意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奴虜將長為奴食矣為之奈何官屬  
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之滅此虜則鄯善破降巧成事立矣眾  
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於事無益更聞此必恐而謀泄死无所名  
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營後約

曰見火然皆宜雷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營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  
驚亂超手格殺二人更立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虜百人許悉燒死明日乃還  
告郭陶陶太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率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陶乃悅  
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曰國震怖超曉告抗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貴  
固之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遣使之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  
而更遣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今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百超曰願將本所從三  
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莎車而匈奴遣使監護  
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宜房德禮意其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使使有  
騾馬意求取以福我房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房德因辭書之房德表自超在鄯善謀滅虜使大惶恐  
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賜其王以下因遣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攻  
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地題為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地題所居橐橐城  
九十里道遠吏田慮先往降之勸慮曰地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  
便可執之慮既到地題心慮極弱殊无降意慮因其无備遂前劫地題左右出其  
不意皆驚奔生慮地地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无道之状因立其  
故王之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宜房等請殺地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

肅宗初即位下詔召超超發還疏勒率國愛其都尉於食曰以使棄我我必復為  
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使去因以刀自刎超還至于宜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使  
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腹不得行超恐于宜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未竟更還疏  
勒乃上疏請曰臣竊見先帝欲用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率實即時向化  
今拘彌亦重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  
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漢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新匈奴右臂武帝時  
西域諸國皆為漢之右臂也今西域諸國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  
今宜拜龜茲待子自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數月之間龜茲可  
禽以美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卒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  
上疏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獲千人就超先是亦車以為兵  
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潘辰亦復反叛會於幹適至超遂與徐幹擊潘辰大  
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潘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疆臣因其力乃上  
言烏孫大國控弦一萬可遣使招附與其合力帝納之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  
賜大小昆彌以之錦帛李邑始到于宜而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下書陳西  
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差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  
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



何不緣諸國之重遣使送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豈不毀超故之遺之內  
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超因發統勒于宣其擊赤車赤車陰通使統  
勒王忠炎以重利忠遂及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承成大為統勒王悉發  
其友者以攻忠積年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  
親超乃使使多餽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  
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中樞神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  
超超內知其欺而外為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付之為供張設酒行  
乃吐更縛忠斬之超發于真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赤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  
溫宿姑墨尉頭合五千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真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討莫若各  
散去于真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  
之大喜自以万騎於西水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徵于真超知一虜已泄密  
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赤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亦  
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超擊車師有功因求長公主  
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遺其副王謝將兵七万攻超超無少智大恐超遣軍七日月  
氏兵雖多然雖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要邪但當固守彼創窮自降不  
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元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

遣兵數百於東界界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超超大喜遂殺之持其  
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遺之月氏由是大恩謝姑墨溫  
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二  
心超遂發龜茲善善等八國兵合七万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諭焉耆尉犁  
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頭撈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  
畢即還今賜王絲五百匹焉耆王廢遣其左將北鞬支牽牛酒迎超之姑鞬支曰女  
雖幼效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使殺之超  
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  
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度乃与大人迎超於尉犁春獻珍物焉耆國有鞬橋之險度乃  
絕橋不欲令度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度房度鞬橋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度  
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感京師密遣使以事告  
超之即斬之示不信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焉耆王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度尉  
犁王况及北鞬支等二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父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  
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於房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父等所緣進上遠叱吏士收度  
况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抚之於是西域五十餘  
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為定遠侯超自以父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聞

太公封齊五世韓周孤死首丘戎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遼東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至酒泉郡但願生入玉川王昌齡傳昌齡字少伯京兆長安人乃還還起在西域二十一歲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習藝疾既至病遂加六年七十初超被召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海之超曰年老夫知在君教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室外吏士本慕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委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湯休簡易寬小過縹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余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孫子曰過則從超之更士謂死生從司馬又曰火人超因風縱火而殺虜使又曰黠也合交超請招縹鳥縹鳥攻龜茲又曰用而示之不用超欲擊赤車而詭言散去又曰以飽待飢超收穀堅守而敗月氏是也

○後漢虞詡

虞詡字升卿汝南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膺府拜郎中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太將軍鄧陟以軍沒方費事不計贖欲并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陟曰譬若衣敗絮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无所保護若咸同謂則之乃詭李膺曰

竊聞公卿定策營冀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天下垂功於後定而今憚小費卒而并之涼州既并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噫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言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之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獲安執銳无反顾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蒙難相聚席卷而東虞詡言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讎讒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守詡恐其殂食侵淫而无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是賊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州擾動人情不安竊慮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詡散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陟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竇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便表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廉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援援之曰君儒者當謹諷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詩之知其无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昔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隄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令其眾新盛難

與爭鋒兵不賦權願寬假縱策勿令有所拘礙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壯士  
自搆史以下各率所知其攻劫者為一傷人偷盜者次之帶衣服而不事家業為下  
收得百餘人謂為鄉黨暴骨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  
人又潛遣其能者備作賊衣以采緝其裾為幟也有出市里者更輒禽之  
賊由是駭服咸稱神勇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  
眾數千進討於陳倉陽谷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萬眾羌聞之乃分  
鈔傍縣詔因其兵敵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籠日增倍之羌不敢逼  
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  
也謂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則虜見吾籠日增必謂郡  
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懼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執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  
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驍騎勿發而潛發小營羌以為矢  
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千驍騎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遂詔因出  
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留易衣服回轉數層  
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集  
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散散南入於州詔乃占相地執慈營壁百八  
十所招漢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各載就五致二

木開漕船道以入誠真藉借備者於身永通通利歲省四千餘萬永和初還尚書令  
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輩君直道行已无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卒  
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孫子曰強弱形也詔增備強而羌不敢逼又曰形人而我无形詔易衣服  
而羌不知其數是也

○後漢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歌人也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  
郡兵數至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郵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  
羌所沒郡將知規有謀乃命為功曹使率申士八百馬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  
卻幸規上計據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龍西胡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劾曰臣北年  
以來數陳便宜羌未動策其將及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諛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  
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又師之費且百億計夫羌我世讎不由承平皆因邊將  
失於緩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隳  
不言軍士勞怨困於備吏進不得快戰以徵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  
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臣蒙泣血數為懼生亦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



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泣者也願假臣兩營一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  
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去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  
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將非官  
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節不能用時大山賊叔孫元忠侵  
亂郡縣中郎將宗彥討之未服公車特召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  
平延喜中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召後先零諸種陸  
梁覆沒營塢也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臣先長城年五十有九昔為  
郡史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諍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大馬齒不報大恩願乞冗  
官備單車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至冬羌逐太合  
胡廷為憂三合至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  
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方規因發其騎兵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  
者十二四規親入菴戶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  
太守孫信受賊狼藉萬國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送陽  
太守趙喜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  
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家流官亂後年十餘方只復請規降拜度遼將軍  
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良代曰臣聞人无常俗而政有治亂兵无強弱而

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益正元帥以從眾珍若循謂為宜充軍事  
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再轉為  
護羌校尉延喜平三年以疾分還未卒

孫子曰良將警之規以馬為兵不郵軍事而知其必敗又曰進不求名規擊張奐  
良代而身為之副是也

○後漢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季各良權拜中郎將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  
左奧驍驍著日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後季種燠之而奧驍唯有一百許  
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即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卒遣  
將三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自茲縣名龜茲音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  
豪遂相率去奐和親其擊奧驍連戰破之俱德憚怒將其眾降郡眾以奐為家帥  
感奐恩德上馬一匹先零酋長多遣金繅八枚奐並受繅音絲金長器而召主  
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羌皆貪而書吏清前有人都尉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繫已威化盛行遷使  
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相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  
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登帷中与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遣誘烏相陰与和通

遂使斬首各滙師衣破其衆請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交與南單擊之斬首  
數百幼子度遼將軍數戰則幽并清靜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其愛遂招  
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二三千騎寇掠緣邊九郡被略百姓秋鮮  
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其盟約於是上郡沈民安定先零諸種其冠武  
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與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  
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原都曼在幽州匈奴烏桓與至因相率寇降凡二十萬口與但  
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官度欲借罷人卿以求虜卒百餘畏揮  
莫不許諾唯免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爲重罪徙歸田邑去與少立志節嘗與王友  
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動名重事豈多使其兄遺業  
百匹負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中四年卒年七十八

孫子白威加於敵則其父不得合矣使先不得交通而賊更難又曰虜衆可辱與  
正身潔已而先寒不能從與動又曰軍機者豈不重也與坐雖講誦而衆心安是也

○後漢段紀明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孝初孝孝  
廉爲憲陵國丞相熲江遼東屬國都尉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悉賊  
驚去乃使驛騎詠祈國書名熲於道使退潛於邊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

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熲當燒何當動且守八種羌寇  
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  
吏田晏夏育募先登垂索和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復生  
口萬餘人虜皆奔走四年冬上郡沈底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悉悉并涼二州熲  
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鄧國會其功檄國熲軍使不得進熲從後又悉  
鄉舊酋悉反叛鄧國歸罪於熲坐召下獄輸作左校羌家陸涼秦雍邊塞營塢轉  
相招結唐突諸部於是吏人守以熲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鄧國所詛問其  
狀熲但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并州刺史八  
年夏進軍擊當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震  
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獲轉山谷間自春及秋无日不戰虜遂飢困散  
類凡破西羌斬首五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方頭降者方餘落封都  
鄉侯永康元年當種諸種復反合四千人欲攻武威熲復追擊殺其渠帥斬首三  
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後將隼馬暫後朝廷不能討遂數歲  
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相率詔曰先零  
東羌造惡及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疆界不時輔定後移其策討未識其宜可曰思術  
略類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難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三萬許洛書惡旣

分餘寇無幾今張象疇躡之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廷議焉且自冬時春未結不散人產疲羸自下之執徒更招降坐制疆敵其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只夫復動唯當長矛被脇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堽者素逾橫之執而以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塞中五原西至涇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擁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人車三千兩三冬之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寇破尽凶逆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求和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尽餘孽復起于茲尔害全不暫破人則水益先期臣庶竭勞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頽將其餘人羸卒五百糧從涼陽且指高平諸部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以爲難然頽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被以疆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其衆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忠皆騰騰赴頽馳騎於後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拜頽破羌將軍夏頽復追若出橋問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塞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頽乃分遣騎回馬田晏安將卒人出其東假司馬安將將千人統其西羌分六七千

人攻圍晏安等與戰羌潰走頽急進与晏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水名頽士卒飢渴乃勒衆推方排方謂方奪其水虜復散走頽遂与相連綴且聞且引及於靈武谷頽乃被甲先登士卒无敢少者羌遂大敗奔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謂滿足不傷也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涇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及宜以恩降可无後悔詔書頽頽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輕弱易制所以比陳恩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尽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虜敵誕辭空說借而无證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内充國徙令居内煎當亂邊馬接迂之輔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去之雜居是猶種荆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置軍不内御願卒斯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還謂者馮禪說降涇陽散羌頽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无慮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頽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安將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疲攻之房声問曰田晏安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



羌衆潰東奔復衆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頗規一卒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  
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十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東山虜乃竟之遂攻晏等分無及水  
道頗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頗追之  
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方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橐駝囊橐  
什物不可勝數馮禪寺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涇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  
八十戰斬三萬人百餘級獲牛馬驢騾橐駝四十二万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千四  
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穎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  
在邊十餘年未嘗旦暮寢身不自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光和二年為大尉會  
日食自劾有司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頗就獄中  
詰責之遂飲鴆死初頗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紀明欲擊鮮卑而許為召還又曰料敵制勝止將之道  
紀明謂三冬三夏足以破定又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紀明謂士卒進則事  
成走則死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紀明每奉詔書軍中內御是也

後漢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靈帝元年召為議郎正

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時人詣之黃巾所在燔燒官府州郡失  
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於是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  
節守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二河騎兵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雋各統軍共討  
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杜波才引大眾圍城嵩亦軍中皆  
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  
驚亂吾出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首  
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卒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  
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万級封嵩都鄉  
侯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无功而還乃召嵩進兵討之嵩與  
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  
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万級赴河死者五万許人  
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宝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万人祭京觀於城  
南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高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  
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温  
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頗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尔乃嘗飯使有  
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

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三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  
勇者不雷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  
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  
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女女天象戰法曰兵之道天  
之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疆而攻我之  
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  
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  
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  
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蟻有毒  
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  
衆自走莫有鬪志以擊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  
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思嵩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嵩不從嵩從  
子勳時在軍中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  
進此懷奸也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相文之事也嵩  
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謫卓卓  
又增忿及後秉政乃召嵩為城門校尉因而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公召將軍

大則為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二萬迎接至尊奉  
命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召  
有司奉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去洛陽歸投於卓  
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感動皆离席請之卓乃起牽  
与共坐使免嵩囚及卓被誅以嵩為征西將軍病卒

孫子曰凡火攻必因火變而應之嵩外方縱火而出兵以奔其陣又曰疆而  
避之嵩則閉營休士以觀其變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嵩不救陳倉而走王  
國又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嵩初不擊賊及其走而擊之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之五

後漢朱傅

宋傅

魏張遼

魏張郃

魏徐晃

魏李典

魏司馬懿

蜀諸葛亮

蜀關羽

蜀張飛

朱傅字公偉會稽虞人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考於太守韋叡稍歷郡職  
 後太守尹端以傅為主簿後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韋叡奔市傅乃齎服間  
 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王章吏遂得判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光而  
 不知其由傅亦終无所言及吐部群賊並起牧守轉弱不能禁受及吐賊梁龍等方  
 餘人与南海太守孔芝反叛及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傅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  
 家兵及所調合至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侍詣郡觀賊虛實宣  
 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与七郡兵俱進逼遂斬韋叡降者數千人旬月卒定以  
 功封都亭侯及黃巾起公卿多屬傅有才略拜為右中郎將持節与左中郎將皇甫  
 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煇傅於是進封西鄉侯  
 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數方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  
 餘日後太守奉詔討殺曼成賊更以趙洪為節度曼成餘方據宛城傅与荆州



刺史徐瑛及秦頡合兵八千人圍洪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召馮司望張  
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馮討賴川已有功效引師  
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馮因急擊洪斬  
之賊餘帥韓建復據死地馮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  
其西南賊恐焚劫之馮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  
降司馬張起及徐瑛秦頡皆欲聽之馮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良无定  
主故當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无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  
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馮登土  
山望之顧謂張起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必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  
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  
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馮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  
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級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  
還屯宛中馮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郡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  
使者持節拜馮右車騎將軍更封錢塘侯初平中以病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馮得假日月而破趙弓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  
守馮攻西南而掩東北又曰圍師必闕馮解圍而降韓忠是也

### 魏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  
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  
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自視遼又其射矢更  
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与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  
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  
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  
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譚破別將徇  
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其戰以遼為盪寇將軍時荊州未定  
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  
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  
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  
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書護軍薛彤書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  
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  
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較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也擊之折其盛勢以  
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養將士明日大戰平且遠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  
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恐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  
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遼見遼所將衆少乃裹圍遼數重遼左右麀圍且前急擊圍  
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軍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  
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晨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  
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遂拜征東將軍  
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  
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

孫子曰以利動之遼諭以先附受賞而呂孫果降又曰以靜待諸將安坐中陣  
而定軍中之亂又曰三軍可奪氣遼折權威勢以奪吳人之氣是也

### 魏張郃

張郃字儵又河間鄆人也以兵歸表紹紹以郃為校尉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  
遣將淳于瓊等救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  
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別兵救之郃曰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  
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為虜矣紹但遣輕

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散之曰昔郃曰使  
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若  
微子去商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置督諸  
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及道擊太被之亮復出急攻  
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又分遣武衛  
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  
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臣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  
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謂葛亮皆憚之  
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  
郃右膝薨亮軍退司馬宣王接郃遺令曰亮軍勿追也

### 魏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揚人也太祖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  
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是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一表未破諸城  
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

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韓遂馬超等友關右置見屯汾陰以撫河東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良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起等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破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斬宗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南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家羽見四家營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陌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泗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書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營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必推於遠摩陵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今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晃將軍常遠斥候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言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吝

為終不廣交接太和元年薨

孫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晃飛矢城中而降韓範又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晃因賊不守蒲阪津而潛軍以渡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晃揚言攻圍頭而密攻四家又曰軍擾者將不重也晃軍營嚴齊雖太祖案行而將士不動是也

魏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備北侵至鄴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典宗族部曲二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為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安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二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遠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因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



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計何如其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率眾與遼破走權典好交問青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歲

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无戰必戰可也典不從太祖之命而破高蕃又曰佯北勿追典謂賊无故退而不可追又曰上下同欲者勝典不以私憾害公而率眾破權是也

魏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也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為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洛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幸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沃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二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穀費歲寧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遂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四聚汎舟而下達于

江淮資食有儲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凶盛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單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无主以單于在四萬里順執分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肅重則胡虜不可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一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占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室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所在荒野崩廟軍民並豐遷兖州刺史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浮華之原寔矣母丘險作亂遺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築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艾解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

乃以文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文曰此  
西之敗非小夫也破軍殺將倉庫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  
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牟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  
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常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  
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孰麥千頃為之垂餌五也賊有豨數其來必  
矣頃之維東向祁山聞文已有備乃回從董靈顯南安文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文  
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文與戰於段谷大破之景元四年詔諸軍征  
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文與維相繼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  
歸文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鼓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  
其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成等追躡於強川口大戰維敗走尚雍州已  
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  
十餘里尚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救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與  
維未能克文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汶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  
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執而進劍閣之  
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  
又自陰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文糧

運將置類於危殆文以糧自裹推搏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  
蜀守將馬懿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陳待文文遺子忠等出其右司馬  
師纂等出其左策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請降  
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請降  
文至成都禪請諱門文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  
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驍騎將軍於縣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  
事者皆與蜀并同其埋藏文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勦獲其故得有今日耳  
如遇吳淦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其相值故窮其有識者笑之  
詔文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擄旗象鼻鯨鯢而使僭號之主稽首係勁歷世誅  
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鴻空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  
吳淦禽子陽亞夫滅士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動也其以文為太尉文王曰道遠亮人也而  
以文存也今國家一幸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欲入江山之危險鍾會以千萬人  
而錮之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文重戰勝克將降數日不降則一將之軍非以及矣故功業如此之速也文王曰  
馬文王曰兵有先声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吾天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天  
幸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一萬人煮鹽囚冶為  
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莫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  
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文王使監軍衛瑾喻文事當須報不宜輒行

文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請合權自今  
蜀文殺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  
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文雖先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  
等纂尋皆自文所作悖逆交實以結詔書檻車召文文天受自文忠目也至此乎文本營將  
士道出文檻車迎還權遣田續等討文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文俱死也續不進  
沙州既而文推妻續謂可以振江由之舉  
奏而蒙在身文俱死妻性急自死之日休死爭皮

魏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服膺儒教漢末大亂  
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帝聞而辟之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  
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曠感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危

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言無足既得隴右復  
欲得蜀言卒不從又言荊州刺史胡脩龔暴南鄉太守付方驍奪並不可居邊魏武  
不之察及蜀將吳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  
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失於國  
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內親  
外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論權所令拘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喪  
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魏武薨又帝即位孫權帥兵西過朝以樊  
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死懿曰孫權新破吳羽此其欲自  
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矣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  
二城權果不為寇蜀將子連之降也魏朝過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  
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  
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魏吳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  
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率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  
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膂貫白日蜀人愚智  
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  
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



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水蘭室以救達懿乃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事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百阻水堙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與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天子訪向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天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九攻敵必扼其喉而掩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曹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懿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率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駐雍郃為後鎮帝曰判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北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軍瑜糜亮出大軍自至乃自帥眾將交上邽之眾諸將皆懼懿曰亮虛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及交吾得一曰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逆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沔陽

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疑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木為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後亮又帥眾十餘萬出斜谷壘于渭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良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遣奇兵椅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八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帕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遺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懿乃正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三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弟宇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可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无摧金提卒十方而隨善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

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軍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  
辛毗以為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奔之豈有人捐其五  
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疾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疾  
黎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時百姓為之誦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懿聞而笑曰吾使料生不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  
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負亮懿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  
久乎竟如其言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召懿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  
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弃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  
守襄平此成禽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夜已預有所弃此非其  
所及也今孤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  
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經孤竹城碣  
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遠步騎數方阻遼水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二盛兵  
多張旗幟出其南賊兵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迫沉舟焚梁傍遼  
水作長圍奔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  
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行  
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

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敗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  
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二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文懿聞  
魏師之屈也請救於孫權亦出兵適為之聲援遺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  
若神所向无前深為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  
言徙者斬都督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  
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  
而更安緩竄竊或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文懿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  
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  
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兩乃尔功力不設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  
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罄矣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米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  
詭道善因事變賊恐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  
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自禽之矣既而雨止  
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梯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彗氣自表  
平城西南流千東北隊于梁水城中震懼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立相國王建御史大  
夫柳甫乞降請解圍而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郊列國而郊伯猶  
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為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是楚鄭之謂邪二人

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而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時有兵士家凍乞襦懿弗之与或曰幸多故儒可以賜之懿曰儒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祖中懿請自討之議者以為賊遠來圍樊不可卒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懿曰邊城受敵而坐廟堂疆場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乃督諸軍南征軍駕送出津陽門懿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充登車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万餘人懿寢疾薨于京師時年七十三晋国初建追尊曰宣王

孫子曰其次伐交懿令孫權掎劉備之後又曰兵之情主速懿攻孟達八日到其城下又曰形人而我无形懿以陸軍出皖城而以水軍向夏口又曰以分台為交懿不分軍為前後又曰怒而撓之懿雖敵以巾幗撓之而不動又曰知戰之日懿討遼東謂一年足矣又曰攻其必救懿棄賊而向襄平又曰兵聞拙速懿討孟達不計死傷与糧競又曰能而示之不能懿討文懿不取小利以示无能又曰形之敵必徙之懿示必攻而吳師夜遁是也

蜀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亮字孔明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設也惟博陵崔州平賴川徐庶元直与亮交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劉備訪出軍於司馬德操曰備先令言識時於先時者也主曰君与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許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汝室傾覆效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掩百万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与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資能為之用此可与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西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揔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之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盡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先主曰善於是与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  
魚之有水也愿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刘表及子琦亦深器亮表卒琮聞曹公來  
在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爲曹公所破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  
矣請率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  
江東刘豫州亦收衆浚南与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  
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与中國抗衡不如早与之絕若不能當何如孫將軍甲北面而歸之今將軍外託  
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无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出  
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  
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刘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  
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隘羽水軍  
精甲萬人刘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關羽追豫州輕騎一  
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疆營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  
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高其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  
誠能命猛將統兵數万与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

百天之勢疆鼎足之形成矣或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必而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  
軍三萬隨亮請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岸軍歸先主遂敗江南以亮爲  
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二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  
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与関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渡方彊亮与張飛  
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与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  
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即帝位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  
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終定大事若嗣子  
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正之節繼之以  
死先主又爲詔救後主曰汝与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  
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无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  
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与国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亮平  
軍資所出国以富饒亮嘗言春秋曰吳楚方中所在戰捷聞于五獲首爲事宗所服吳主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  
亮笑曰吳主必敗吳人則當罷兵吳則先所食一不易也加美新傷破第死後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禍患二不  
易也又亮素有養兵之罪自亮與吳人交不親信三不  
易也又亮欲使吳兵不運糧而納此糧軍糧較粗安故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  
駐汉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先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用陣和陸優劣得所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殲賊擒蠻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也于沔陽郭冲三事曰亮屯于沔陽漢水之南漢水之南先帝崩後人皆謂宜帝至二十方報亮而與軍又達同亦及追殺不相及特士夫也莫知其計亮意將自若也中皆取旗息鼓不得妄以驚擾又令大開四城掃地如無所事常謂亮持重而懷是憂弱疑其有外故疑是也北疑山明日食時亮猶未往射乎大笑曰司馬懿必為吾如亮所言會帝後無以為恨

六年春揚州由余公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率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嚴明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令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率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曰事曰亮出祁山龍西文南一郡應時降國天水後冀城屬姜維驅除去數千人留人皆留亮

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委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聞春秋貴帥臣職是也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廢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復出散關陳倉神其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之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亮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一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誠斬王雙今歲愛征郭淮道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動顯赫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及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郭冲曰事曰魏明帝自任國事全長安遣曹真督諸軍雍涼要上二更下在者八方時魏軍始陳帶兵過秦谷在成以賊眾強壯方不制宜推下兵一月以并舌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口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死妻子鶴望而計自思德在維義所不廢皆惟追去於是去者感愧願留一戰住者憤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風死於前不報也信之由也

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申走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其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自全教批戰宣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侯公侯也而到賊之營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因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使將在半途命有所不受首能制吾軍千里而請戰耶魏氏春秋自享使至問其飲食及軍事之煩而不問我事使對曰諸葛公之風死於前不報也信之由也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





芳仁方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言先有相愛通甘陵關羽年壯及壯年羽先馳驅此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馬曹公曾聞關羽名而喜之據江陵蓋屬羽斤羽擊權曰六九是擊羽斬羽臨沮權臨沮孫子懷懼而避之羽威震華五而曹公議徙許都又曰大吏怒而不服羽將

芳仁懷懼而叛是也

蜀張飛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為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賈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表總列表表卒曹公大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頭自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向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敢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先主入益州還少劉璋飛與諸葛亮共近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璋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河河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帥寺无狀侵奪我州但有斬頭將軍无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顏頭顏色不變曰斃頭便斃頭河為怒并飛吐而釋之司馬廣索飛所過戰克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劉璋督諸軍于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與飛相拒手餘日飛

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卻軍交戰山道狹窄被劉公不得相救飛遂破卻能奪馬緣軍獨與摩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巴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初飛性益猛亞於吳羽魏許居督等咸稱飛萬人敵也羽善射及右而馳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別殺既過差又曰韓德兒而令在左右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領率兵萬人自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殺飛并其首順流而奔孫權孫督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飛從他道而邀張郃又曰視卒如嬰兒及不恤小人而為帳下敢殺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五





十七史官將傳卷第六

吳周喻

吳呂蒙

吳陸遜

吳陸抗

晉羊祜

晉陸凱

晉杜預

晉王濬

晉馬隆

晉周勳

晉陸凱

晉陸凱

吳周喻

周喻字季直居江舒人也初孫策與周瑜交善策欲討周瑜而周瑜與孫權相善

事曹公入荆州刘琮棄城降曹公得其軍船步卒數千方將聞之皆恐權延覓

羣平問以計策或言曰曹公豺虎也然託臣以荆州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

辭今日拒之是不順也將軍大威不可以拒將軍下口也今操得荆州必有其他別

表治水軍家由閩臨乃以千數操乘舟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

已與我共矣矣而勢力舉不可論也請以奇計迎之喻曰不然操雖託名曰

相其實心欲取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固勝於敵也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

英雄輩出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矣操必掠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謹謂為將軍計

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探左內憂能暇日持久乘半喻明之能與我校勝負於船中可乎

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在蜀而為曹操後患固全敵焉故舟楫曰吳賊在東



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海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與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二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朕自立久矣徒忌二袁言布劉表與孤手今救權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臣當擊盡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今來是日當殺力如子日可以計因進住夏口遺書魯亮請權權遂遣瑜及魯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若黃魯公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艖首尾相連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圍燒敵十艘突以薪草膏油灌其中眾以時暮上建牙旗先書魯普公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瑜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極眾延燒下上營落肉之煙交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後傳曰周瑜等奔瑜與權等後共拒曹公命由魯仁等守江陵城徑向北歸瑜與程昱及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及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以兵騎別攻圍平寧告急於瑜瑜川日蒙計軍眾遂以守其後身與蒙俱救寧圍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操陣金流矢中右脅殆危更還後仁聞瑜卧不起勒兵就陣瑜乃比以察行軍營最精者士仁由是遂退相瑜備將軍領南郡太守

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請孫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數難之姿而有閑羽張飛能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也請大計宜從備置天威為禁官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其美之聚此三人俱在強場恐蛟龍得雲而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慮兇矣孫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射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敢與將軍要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蜀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等援瑜遂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遂往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初瑜之破魏軍也後曹公孫權曰赤壁之後位有疾病孤特躬自親視瑜周倫備權此各瑜威聲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之孫子曰天地孰得瑜請曹公盛寒驅中國士涉江湖又曰親而離之瑜威聲遠著而曹公劉備咸疑諸之是也

吳公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敵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美欲罰之蒙曰貧賤誰可居脫諷有功當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嘗以蒙年小挑之曰彼孺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餵虎耳他日與蒙會夏營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後



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鄆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與公子以及女之命待不可望之敵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情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乃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元之見普具言蒙意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去

州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青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北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為置強弩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魯南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力餘足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去關羽分士接境知羽驕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蒲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診其謀力所在反覆不可以暖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

圖之一日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其策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亦赴建業大軍沿江皆夜馳上襲其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桑屯圍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万託以糧之糧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箭蒙至桑場盡伏其精兵鱗鱗中使白衣搖櫓夜西費人服書夜兼得至羽所置江邊屯朕尺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獲

方官降 吳書曰羽軍士仁在公安守蒙軍城之離至城門將守者曰吾沙舌汝將果若仁不肯相地乃為書曰明

此非天命必有因難得未尤見時至又不相之德守城而不得先賊則城必陷也為天下之幸也

南郡地險陸路生路一乘委其地形將守者上其守不得先降則城必陷也為天下之幸也

降蒙請蒙曰此道兵也必為羽行田兵備城守上南郡太守蒙曰此道兵也必為羽行田兵備城守上南郡太守蒙曰此道兵也必為羽行田兵備城守

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日撫慰約令軍中不得于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蒙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身暮使親近存恤者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

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聊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无恙見待過於平時故吏士无闕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裝皆柔羽而



降權使未熟潘璋斷其往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亭侯蒙  
疾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年四十一蒙卒蒙當以部曲事為江夏  
太守蔡遺所自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  
曰君欲為邪奚邪於是用之封亭侯蒙好殺既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曰  
將軍亭雖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  
雄烈膽略舉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遊焉難繼君公繼之公瑾昔要魯肅來東致達  
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太略帝王之業此使也後子德因獲劉琮張翼方率數千方眾水  
軍俱下孤請諸將問所宜俱言宜遣使迎之肅即駭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  
逆而擊之此二使也且其使計策意出張肅遠矣後雖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  
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此方鄧禹也又子明  
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季潤開禁等謀害可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  
議莫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魯肅肅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  
此肅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貴也

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蒙料賊必遁而突險得馬又曰因問者因其鄉  
人而用之蒙因鄧元之而降郝普又曰改其無備蒙令關羽撤兵而襲南郡又  
曰法令執行蒙雖鄉人盜笠而斬之是也

### 吳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遜仕幕府權救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  
其時豺狼鬪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積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雖以圖遠  
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禔受命以公印綬扇  
動山越為內應權遣遜討檣枝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用夜潛  
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部伍東二郡強者為三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  
惡邊除所過肅清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  
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軼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士進不謙於  
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  
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  
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  
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  
督代蒙遜至陸口書与羽曰前承觀獎而動以律行師小卒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  
績利在同盟關蒙討前想遂席卷其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京良  
規又曰于禁等是復還近欣歎以為將軍之動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  
拔趙之略賈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關隘慮保操滑薄也然不思難恐滑薄

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技術軍勝亦宜願將軍  
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書報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  
也羽賈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且移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  
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  
權命遜督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  
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趙雲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  
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謫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  
乃引伏兵半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遂上疏曰夷  
陵要全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慮今日爭之  
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  
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威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  
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  
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  
孫曰備是猾虜更營事多其軍始集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  
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  
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

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  
備陞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至崩方解死者方數倍因夜遁驛  
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  
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祖別討備前鋒於夷道  
為備所圍求救於遜二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孫曰安東  
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  
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如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爭  
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孫策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  
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輔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  
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均垂有以僕有尺寸可稱能  
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孫諸將  
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遣節度者邪孫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  
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足功臣自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驢驘竊慕  
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備尋病亡  
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專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孫遜亮并刻權印以留孫所  
權每與神亮書常過示孫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都

陽太守周劭滿魏大司馬曹休休東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並休  
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持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  
俱進東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生馬驟驢車乘萬兩軍  
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  
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為北嘉未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  
親人韓福齎表奉報遠遇敵於沔中鈔獲得扁鵲之其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  
得韓扁其知吾周狹且水乾宜當急去孫未答方權人種封巨與諸將奕其射戲如  
常璫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三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  
吾又已守夷陵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亦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  
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孫乘上兵馬以向襄  
陽城敵素憚遜遠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舌勢步移船敵不敢于  
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而盛峻等  
奄至人皆捐物入城二門喧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  
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者使就料視若其妻子者  
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又魏江夏太守遠  
式兼領兵馬頗作逆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叶遜聞其然即假作台書言云

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乘歸附以密呈來書表而操衆相迎宜  
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自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  
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赤烏七年為丞相卒次子抗繼爵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書戰多旌旗遂討費棧益施牙幢而分布鼓角又曰出其  
不意遂以呂蒙稱疾而請出羽之不意又曰卑而驕之遂與羽書有謙下之意  
而羽無所嫌又曰其所居易者利也遂以吳班營於平地而謂必有巧又曰避  
其銳氣擊其惰歸遂以備軍始集不擊而待其疲沮又曰安民可煩遂謂孫相  
無可憂而不必救又曰我不欲戰非其所之遂種豆奕碁而敵不敢覺又曰親  
而離之遂假作式書是也

### 八 吳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楫  
屋居戶桑木不得安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慚孫  
皓即位政令多闕抗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  
以兼并於強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  
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強臣政隆運黎民未久而以  
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鳳皇元年



西陵督步圍據城以叛遠使降晉抗關之曰部分軍令將軍左奕吾及祭貴等  
往赴西陵救諸營軍緊嚴圍自亦路至故市內以圍圍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  
以至眾苦之諸將咸誅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圍比晉救至圍必可拔何事  
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備御之具皆抗  
所宿規今及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此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御之諸將  
咸欲攻圍抗每不許宜郁太守雷謹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  
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  
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無船結前南山群夷皆當劫則  
所憂慮誰可而言也吾寧奔江陵而起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  
抗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過水漸漬乎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過水浮船運糧揚聲  
將破堰以逼步軍抗閱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感屢誅不聽祜至當陽向堰敗乃改船  
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邑東監雷徐嗣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  
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庄禦祜水軍督雷鎮西將軍朱琬拒嗣身率三  
軍憑圍對擊將生朱喬殺都督俞恭之謂肇抗曰費軍中由吏知言虛矣者吾常  
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敢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  
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遂經月計而夜遁抗欲追之

而慮圍奮力項領同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眾見圍悉解  
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子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開族不其將吏  
脩治城圍東環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晉書羊祜傳云祜之反旆  
之衆抗亦心服于祜拜大司馬荆州牧遂卒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抗違衆議而不攻西陵又曰上兵伐謀抗決堰以破羊祜  
之策又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抗以舊將易夷兵是也

○晉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  
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荆州諸軍事  
出鎮南夏開設產序綏懷遠近甚得江左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以官祜患之卒以詭計令吳能守於是戍邏減半  
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江東江夏者皆以益祜祜在軍常輕裘  
緩帶身不被甲鈔閱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暇漁廢政嘗夜出軍司徐  
嗣執棊常營曰將軍都督方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嗣今日  
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吳西陵督步圍據城來降吳將陸抗致

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方出江陵遠奔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剋闡終為抗所禽有司奏祐所統八方餘人賊眾不過二方祐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為軍入險兵少糧單軍中人挫切皆違詔叩元大臣即坐殿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祐以羊祜營武宅而邦人懼安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牧膏腴之地奪奪天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与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請詐之策者輒欲以醉酒使不得言又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郭顯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為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還吳將鄧景掠夏各祐寡生縛香既至有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晉計所侵送納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祐与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置兵聚穀道鳴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欺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及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名保分界而已无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无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无傷也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

阿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思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召為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舟楫為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逼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邑沒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天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平常之日猶懼去就兵燹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文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多謀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專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恩可必矣而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祐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涉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祐款曰天下不如意常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与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聞賊去亦已經旬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怨非事宜也昔魏武置都督類皆与州相近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及待坐

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張華問其策華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粘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粘臥護諸將粘疾篤乃卒杜預自代尋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粘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袁陽百姓於峴山粘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粘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大傳之功也因以冠定之功策告社廟

孫子曰全國為上粘增修德信而吳人歸附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粘料吳人一處傾壞則上下震湯又曰自戰其地為散地粘謂吳人有憑城之心是也

### 晉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兵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預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无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粘張華與帝意合粘病卒預自代及粘卒拜鎮南方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旻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賊以無備取敗不以所發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必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

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率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卒十有八九利其二一正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取其前言故守之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然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令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張華屬其而預表適至華推評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必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於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繁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啟震恐与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散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比等發伏兵隨從軍而入歆不查直至帳下虜敵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拔劍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王濬先列上得孫啟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及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率預曰昔樂毅精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後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



手議者乃必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嬰俾其智計以軋繫狗頸示之每大木必嬰輒斫使曰題曰杜預頊及城平尺捕殺之巴丘湖沅湘之合義襄山川寔為險固荆巫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永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日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吉勇功頊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具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卒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時王濟解相馬和嶠頊聚斂預常補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錯教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尋卒

孫子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預表還所獲而聞張政又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預以奇兵襲樂鄉而孫歆以謂飛渡江又曰善戰者求之於勢預謂兵威已振如破竹是也

晉王濬

王濬字士治洪農湖人也博涉墳典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入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幢旗飛或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參征南軍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曰祜濬為人智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中吳境兵士若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与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盜益梁諸軍事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无日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嬰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濬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謀具知其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後遇鐵錐錐斷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无所礙詔進濬為平東將軍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

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結開濬軍旌旗審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濬  
入于石頭皓乃肉袒縛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  
軍無私焉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將  
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无緣得  
施節度濬至西陵預与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  
釋吳人於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要令暫過  
論事濬率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  
濬乘勝納降渾臥而且然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詔責濬曰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  
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安東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遺制昧利甚失大義濬  
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与臣可暫來過臣永軍風發乘勢造賊  
城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迫船過渾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敢老  
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憂氣案春秋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為事君  
之道惟當竭節盡忠奮不顧命重力受任惟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  
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  
得吳寶物濬復表曰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譴聞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諉書  
滿篋夫犯上于主其罪可救莊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

忠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圖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  
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障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為土地之  
主百姓之心比皆歸仰臣臣切救所領秋毫無犯有違犯者凡斬十二人皆吳人所知  
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纔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亦以萬計以吳剛子  
為主簿而遺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  
於巨濬自以功大而為渾所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狂之狀或不勝忿憤  
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  
以居美者未及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只不言平吳之事  
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龍隸之  
雅對將何以過之濬生所以屈廉頗王渾匪无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  
及不得無言未不能遺諸留中是吾楠也卒時八十

孫子曰毀人之國而非父也濬徑造三山而降孫皓又曰上下同欲者勝濬  
下建平而社稷不施節度是也

### 晉馬隆

馬隆字孝貞東中平陸人少而智勇泰始中將兵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  
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澤之法未足以足殊才其晉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

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權而用之兗州李隆才堪良將稍迁司馬督初  
涼州刺史楊欣失志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  
顧之憂愍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  
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  
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无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粟  
慳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歎曰六軍既衆州郡  
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  
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箭試自且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  
至武庫遺杖武庫令与隆忿爭御史劾隆隆曰臣固忘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  
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二軍軍資隆於  
是西度温水虜木機能等以衆方計或乘險以逼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  
圍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戶矢所及靡  
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壓甲无所  
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  
後隆使夜到帝抚掌惟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无秦涼也乃詔曰隆  
以偏師發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宜加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拔韓且五

龍等率方餘落歸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方計又率善戎設骨能等与木機能大  
戰斬之涼州遂平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勳爵不應更授衛  
將軍楊眺駁曰前將軍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一獨冠西士獲  
安不得使以前授室此後功乃從眺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大康初以隆為平虜護軍  
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虜屢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軍  
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負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  
其无備進兵擊破之虜降之政不敢為寇太興初授東羌校尉積年威信振於  
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言楊眺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諫者不宜服戎於是  
召隆以舒代鎮民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因隴復擾乃免舒還隆復職卒於官  
孫子曰兵无邊鋒曰北隆募勇士三千而平涼州又曰跌墨隨敵以安戰事隆  
依八陣法且戰且前又曰兵以詐立以利動隆令卒詐為田者因其无備而  
破之是也

西晉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也元帝渡江命忝鎮東軍事尋以為揚列將軍領兵一千  
二百屯尋陽鄂陵与甘卓趙誘許華軼所統虜武將軍于軋与軼所統武昌太守馮  
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桑柘訪乘勝進討軼及其黨



王豹傳札等萬餘人勦絕大戰於滄口豹等又敗訪其甘阜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  
作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  
訪為振武將軍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棧棧打官軍船艦訪作長歧棧以  
拒之杜棧不得為屋而賊於青草湖密抄官軍又潰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  
王豹時鎮滄口遺督護魏綬李常受訪節度封擊彥於豫章石頭寺彥交戰彥  
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  
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矜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  
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令賊謂  
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殺軍當遠掩人宜促渡  
水北既渡漸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強遺杜弓保虜賊訪追擊敗  
之賊舉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沒住巴兵糧盡既至復圍弓於虜陵弓大擲  
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弓肉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駿馬鎧杖不可勝  
數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敷表為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時張外刺史張光卒敷帝  
以待中第五猗為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師討賊帥杜曾擊贍胡混等  
並迎猗奉之張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爽於宛不剋引兵向江陵王  
敷以從弟贍為荊州刺史令贍護在虜將軍趙誘誘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

討虜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而還官軍遂廢種造河口大為寇害賊侵江夏元帝  
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曾等銜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  
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舉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  
曾果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  
鳴六鼓趙嗣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嗣馳馬告訪怒叱令更進嗣號  
哭還戰自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遣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救不行妾勸回  
鼓首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  
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乃其衰乘之  
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迁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  
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  
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擊  
瞻等送於王敷又曰敷詭術逼於曾不宜殺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  
督刺史如故初王敷懼杜曾之難謂訪曰禽曾當相論為荊州刺史及是而敷不用  
訪大怒敷手書贗釋并遣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投棧於地曰吾豈賈禱可以實悅  
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移農訓卒勤於採紵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敷患之而憚  
其疆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者莫過人為中以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

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動如此初无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習戰欲宣力中原与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抚納士眾皆為致死此數有不臣之心訪常勸郭默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太興三年卒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訪揚言在軍至而走杜叟又曰餌兵勿食訪軍競拾寶物而杜弓得出又曰以佚待勞訪從杜叟破其兩甄而後出又曰善戰者其知短訪擊敵於十步是也

### 陶侃

陶侃字士行都陽人也劉弓為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為南平營長史遺先向袁陽討賊張昌破之弓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弓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庾璜同侃於弓曰侃与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无東門矣弓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弓以自固弓引為參軍賞而遺之又加侃為督護使与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刻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屬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迁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

討竹頭保一楚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蓋蘇峻作逆時侃在會稽頭領軍即欲討賊侃以賊無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禽之賊無功請將諸將查濟業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商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用急攻石頭峻不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与峻戰陳陵東侃督護景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眾大潰為後將軍郭默矯詔殺平南將軍劉嗣斬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益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爾懷且劉嗣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綠猥加極刑郭默虜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實藉爾欲因隙會驍其從橫耳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詣侃降侃斬之默在中原數与石勒等戰賊畏其勇問侃討之兵不血刃而禽也益長侃二薨時年七十六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商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商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商融為小人初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

答而言者不已佩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孰  
能隔在江江內無所倚外接群夷之中利深莫貪利莫之堪天命必引寇虜乃致  
覆之由非御寇也且兵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卒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  
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貪也後度亮成之果大敗梅陶等執會識書曰陶公機神  
冠世校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常  
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

孫子曰因利而制權偵因山夷致於危而詐誘商船又曰守其所不攻以賊保  
之口而先備武昌又曰銀然而請和者謀也偵取地險降而為之備又曰屈入  
之兵而排戰偵威名已著動之以書而賊逃又曰攻其所以救其攻石頭而解  
木業之圍又曰地有所不攻偵不守郢城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六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七

東北張

預

集

晉謝元

燕慕容洛 秦王猛

宋檀道濟

宋王猛忠

梁韋叡

梁王僧辨

陳吳明徹

魏崔浩

魏長孫晟

晉謝元

謝元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及安有經國才略屢辭不起後與王珣俱被  
相溫辟為掾並礼重之齊堅險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此  
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勳起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效之曰安嘉猷舉親明也  
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起曰吾嘗與元共在相公府見其伎才雖發我  
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拜建武將軍荊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此諸軍  
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將軍相沖禦之詔元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  
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蒙於彭城元率東兗太  
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還聞何報蒙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  
請行乃設水潛行將城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為許之既而告  
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元  
乃揚聲還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又符堅自率兵次于



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泛順流出并係至先遣符軌慕容暉張  
延符方等至願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元為前鋒都督徐亮青三州揚州之  
晉陵幽州之莖國諸軍事与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  
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毗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元先遣廣陵相  
刘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郎斬梁成及成弟雲柔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火追  
之生禽堅偽將梁成王願梁悌慕容岳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淝水  
元軍不得渡元使謂符軌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  
將士得周旋僕与諸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數從就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  
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就將終謂嚮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  
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弥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獲疾引恪与慕容評  
属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時暉死曰中原可圖臺奮武將軍顏延之  
河立營堅子不遠將桑據屯黎陽元命刘龍表遣使與之不信渡欲降元許之不  
告飢元饋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王魏皆降以亮青司  
豫平加元都督徐亮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於官

孫子曰擇人而任之元之使才各當其任又曰奪其所愛則聽元向留城而  
解彭城之圍又曰亂而取之元因符陣亂而決戰破之是也

### 燕慕容恪

慕容恪字元恭就之子也沉深有大度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勢嚴  
重每所言及輕經綸世務就始嬰焉乃授之以兵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  
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遺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  
降堅青州刺史符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刘牢之據碭濟陽太守郭滿據  
滑臺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  
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敵亦以為然遂磨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  
是元与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元琰仍進決戰淝水南  
堅中流矢臨陣斬敵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餘  
衆弃甲宵遁聞風声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早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  
遣毅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乱不受賜錢百萬綵千疋既而安奏符堅喪敗  
宜乘其寡會以元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經造渦潁經略舊都元復率  
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刘龍表取兖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刘牢之守鄆城亮  
州既平元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閩人夔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矣相温  
曰慕容恪尚存所愛方為大可慕与根之就誅也内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  
若出入住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立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

則彼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詔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  
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  
符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  
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戢可犯而防禦甚嚴  
終無喪敗臨終諱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  
藩乎吳王文武兼才管肅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一寇必有胸  
關之計言終而死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強恪在中原相溫以謂所憂方大又曰卒未親附而罰之  
則不服恪之為將專以恩信而不尚威嚴是也

### 秦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家于魏郡少負氣以爲當奮為業嘗貸畚於洛陽有一人責買  
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言而從之行不竟遠忽至深  
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  
何緣拜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博學好書氣度雄  
遠隱華山懷出世之志恢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  
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

與相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  
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兵大事異符同契若元德之遇孔明也歲中五迁權傾  
內外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劫盜公行及猛至遠近  
帖然越人安之既留鎮冀州遠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吳儁以補關東  
守宰授訖言臺除正俄入為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諫久之堅曰卿昔燭  
繡布衣朕能濟弱冠朕奇卿於冀州擬卿於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過考盤多雅志  
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余傳嚴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朕且欲從容  
於上望卿勞心於下洪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軍國內外五機之務事  
无巨細莫不歸之猛掌政公平流被尸素拔山滯頓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  
農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無績或貶百揆時敘於是立強國富垂及  
昇平猛之力也堅從容常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方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  
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  
常救其太子宏長樂公不等曰汝事主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性剛明清肅  
善惡尤分微時一餐多惠匪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寢疾堅親臨省  
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賢也臣沒之後願  
不以晉為圖拜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

孫子曰知彼知己猛諫將堅不以晉為圖是也

宋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百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沒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文帝即位使道濟為中領軍劉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嘗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公美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元嘉八年劉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糧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愛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其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甚新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將譙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起定河南全軍而及魏名大振魏甚憚之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疑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官軍憂駕道濟不復可制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无爭相召禍其至矣

道濟見收憤怒氣盛曾日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憤投地曰乃壞汝万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商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其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道濟謂晦悉臣勇果不戰而自潰又曰強弱形也道濟唱籌量沙而却魏軍是也

宋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任符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陳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為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及而從榜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甚善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胤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書夜兼行榜聲上充州劉毅謂為信不知胤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令船步上胤因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二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登殿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



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  
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攻其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  
躍馬生殺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  
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  
戰鎮惡軍人与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視之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難解  
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捐手中破折江陵平後  
二十日大軍方至及武帝北伐与鎮惡諮議行館驛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  
之謂曰昔晉文王委屬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  
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  
境戰无不捷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討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  
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士素无舟楫莫不  
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奔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抚  
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  
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万余人鎮惡抚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  
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宜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奪馮異邪  
帝留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委以扞禦之任王猛

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為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者深憚之沈田子与鎮  
惡事功武帝將歸留田子与鎮惡私謂田子曰鎮惡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  
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帝有猜心時鎮惡与田子俱會  
傳弓之壘田子求奔人因斬之弓之奔告義真義真率主脩被甲登樓門以察其變  
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孫子曰兵以許立鎮惡揚声刘藩來上而譎刘毅又曰死池示之以不活鎮惡  
弃衣糧而勵士卒是也

### 梁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其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  
过有衆二千馬二百疋帝見叡甚悅抚凡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  
就矣大軍發鄧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驥驥而不乘焉違之而更索  
即日以為江夏太守大盜二年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  
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  
城未能拔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  
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  
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郎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

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察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順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嗣帥軍五万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自吾求濟師彼亦召衆帥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棄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綬有前无却因令取繳弱麾幢立之堤下示无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常騎馬以板齒自載督勵衆軍魏兵數襲叡親与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閘艦高与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得獲万餘所獲軍實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鬻其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鬪故然於此役得无害焉叡每晝接客夜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抚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蕭蕭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魏重君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万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

陽洲營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江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亮而外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鄉望宜善奉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千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為城此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產洪璣麟等齋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之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方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重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弓干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日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悼其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黠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駭於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於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劍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閘艦競發皆席賊壘以小艇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所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及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无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劫水死者十餘万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捨額乞

為囚奴猶數千方散漫報昌義之義且悲且喜不暇答但曰更生更生以功  
進爵為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理自北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閔樓劫詔敵之眾軍援  
焉敵去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敵曰不然為將當  
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理將復邵陽之耻聞敵至乃退帝亦詔龍軍普通元年  
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敵雅有曠世之度位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  
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并鎗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  
陣交鋒尚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塵進止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敵軍旬日而至邵陽又曰神乎神乎至於元吉敵比曉立  
營而元英大驚又曰不若則能避之敵謂為將當有怯時又曰視卒如愛子  
密營幕未立不肯就食是也

### 梁主僧辨

王僧辨字君才字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雖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時有安城  
均至族劉躬者由間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  
多驗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曹子野討之使僧辨馳安城子野既破其軍躬  
走安城僧辨禽之由是名勇略稱快遠近及洋江西寇等次亦各有僧辨為大都督軍次  
巴陵景陵等城將進寇荆州於是汧江屯戍均屬請服僧辨並沈公私船於水

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  
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辨使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辨百口在人  
掌豈得使降頃之景軍若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賊攻城不剋又  
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灼爰  
為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元帝以僧辨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率巴陵諸  
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  
火一時破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  
帥宋子仙等因感宋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辨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  
辨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既平僧辨進師尋陽軍  
人多垂周何一廟神言云吾以助天子討賊自称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  
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辨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辨頻表勸  
遣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龍襄南陵鸚鵡等處並  
剋之及發鸚鵡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思臣奉許伐罪社稷  
中興當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汎安流有群魚躍水飛  
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艦行其氣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辨  
等大破之虜障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辨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辨命衆



將入據臺城其夜半失火燒大極殿及東西堂僧辨雖有滅賊之功而取下无法  
軍人鹵掠鹽道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叫亂思景焉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天監  
中沙門釋法惠誌為讖云大歲龍將无理蕭經籍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  
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  
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志詔召僧辨就宣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  
陳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帝都督於僧辨僧辨不受故元帝分為東  
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為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  
事為主洪雅乘平有大輿織蓋鼓吹羽儀悉備置從入長沙城納等據車輪交岸  
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衝山時天日清明初  
无雲霧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為江軍百姓窮言知其敗也有兩龍自城西  
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眾而悲竊相謂  
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玉桂楊嗣王  
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二  
曰青龍艦二曰白武艦其長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辨憚  
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辨因其无備親執鼓以賊進止群  
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辨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軍吳藏李密

明等蒙楯直進僧辨尚據胡床不為之動旨摩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  
作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統擁衆上流内外  
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武陵敗績僧辨後為  
陳武帝所殺

孫子曰天地孰得僧辨因賊有星墜龍去之異而成功又曰法今執行僧辨雖  
能滅賊而御下无法又曰軍擾者將不重也僧辨能據胡床而不動是也

陳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焚耒脩家貧无以取給乃勤力  
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  
者云田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  
謂其兄曰君葬自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兆至時果有應  
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餓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  
与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糞俸群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  
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為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  
汝南周弘正王文天孤虛道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甚奇之及授裨  
受安南將軍文帝即位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討周迪明徹雅性

剛直統內不其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瑱代明徹還朝宣帝初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法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綠江城鎮相續降款進逼壽陽齊遣王琳相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具又逼淝水淮城之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冒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還謁者蕭洋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千乃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礼而退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亮詔明徹北侵軍至呂涇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逐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將軍王執技之執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立木以鐵鎖貫軍輪過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惡議欲破堰拔軍以勸載馬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之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還馬出適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追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以受遺葬疾卒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明徹統內不和而文帝遣令代之又曰出往不意明

徹乘夜攻王瑒又曰兵之情主速明徹因敵結營不進一鼓而禽之是也

魏崔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元象陰陽百家之言无不該覽明元初拜博士祭酒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之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楊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今與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端端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具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遙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闔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斛律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與好養虛名而无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純國之

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帝私  
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補少主慕容  
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常有微疾使浩奉策浩宗廟  
令太武為國副主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年滑臺浩曰春秋晉士句侵齊  
闕有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孝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不  
能一卒而定江南且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  
望焉未離不如緩之待其庶稔如其強臣畢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  
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弋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  
何為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片請先攻城浩曰  
南人畏於固守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  
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年反在軍北  
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有困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圍其城片等濟河  
先攻滑臺經時不拔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  
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時議  
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歲或再守則於成物陳其占秦亡又  
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而西伐天應人和時會難禁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

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  
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暝官者趨促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  
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  
拔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  
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內外及不欲行  
唯浩讚成之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  
在西方不可率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群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符  
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率動帝意不決乃召浩与  
深等辨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  
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  
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雁在侏國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木妨北伐深  
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体誰与遠圖臣觀天文北年以來月行奄昴  
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夫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帝  
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与謀信哉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  
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无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  
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已來南人恐懼揚声動眾以衛淮北



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皆家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可一卒而滅暫勞求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降者三千餘方大軍既還南軍卒不能動如浩所料太武召新降高車渠師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延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骨中所懷乃踰於身申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道導吾今至此矣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入在界上者絕其鄉道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声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无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乃全之計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城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無遺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率國駭援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

无失恃其先襲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无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接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大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率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焚惑伏匿於冀軫戒亂及喪四也大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異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幸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尽也三事无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琊王司馬楚之等屯賴川於是寇來遂疾又將討蠕蠕劉勳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對曰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其因時潛軍而出必与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澤海期日有定而勳恨計不用沮誤諸將无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之當先破頭一破則尾豈

能動宜乘勝先擊吳令軍往一日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  
乏未使損傷慮謂宜從此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  
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造三暈无所剋帝悔之後人誣造於帝怒誅造  
孫子以乘其弊而起造謂兩虎而收及父之利又曰城有所不攻造謂若  
攻小城必損軍勢又曰知天知地造謂五至出東方利以西伐又曰禁祥去  
疑造謂風道在人又曰攻其無備造請掩轡之不備又曰亂軍引勝造謂  
張虛聲而招實害又曰神乎神乎至於無聲造以求宗未知帝卒請急擊之  
又曰其勢險其前短造謂擊蛇之法當先破頭是也

### 魏長孫晟

長孫晟字孝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矯捷過人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  
高祖一見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群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宣  
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魏王招女妻之遣晟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  
數千輩攝圖多不礼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終歲嘗有二鵝飛而爭肉因  
以兩箭与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各引馳往遇鵝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益  
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孝彈射其弟颯羅侯號突利殺尤得衆心而  
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与晟盟晟与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疆弱皆盡知

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用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  
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高  
祖新立由是大懼脩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  
等叔姪兄弟各統彊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  
離間因上書曰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與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  
宜密運籌策漸以捺之臣於周末未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  
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彰動其情必將自戰又颯羅侯者攝圖之弟姪  
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弭縫實懷  
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  
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回兵自防右地又引颯羅遣連  
奚實則攝圖分衆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襲討之必可一卒  
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与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寡其虛實皆如指  
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為欽  
恭礼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芳  
龍道齋幣賜奚實契丹等遣為卿道得至颯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  
圖四十万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

時晟又詭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与寧蔡定戰賊帥累比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繼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内媿於心乎且攝圖之与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自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国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与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万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攝圖死遺晟持節拜其弟处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闥為葉護可汗染干者处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詭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闥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晟遣降虜颯候雍闥知其牙内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齧兩血三日流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矧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万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為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俱發皆入鹿啓人之朋卒勝時有鷲群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齊晟獨居

多尋遣領五万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处染干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我乎因夜遁晟遣之斬首千餘級王大喜弓晟入内同宴極歡有突厥使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言声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復遣遠大利城安旣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兩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因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以病卒後突厥圍雁門帝嘆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今匈奴至此

孫子曰親而離之晟離間攝圖因以破之又曰餌兵勿食晟以毒藥置上流而達頭飲之多死是也



魏于謹

魏于謹  
隋韓擒

齊斛律光  
隋賀若弼

周宇文弼  
隋史萬歲

周韋孝寬  
唐李孝恭

隋楊素  
唐尉遲恭

東光張

頽

集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性沉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女室屏居閭里未  
有進仕之志或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副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  
游鄉邑聊以卒歲耳及破六韓技陵首亂北境引茹茹為援大行臺樞射石墓尉  
之宿聞謹名辟為鎗曹從業暴令謹率二千騎追歸蠕蠕前後七戰及降其眾嘗  
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驅賊所先擒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  
也皆爭逐之謹乃得入塞時魏末殺亂群盜蜂起謹亦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  
示以恩信於是西鄙鐵勒酋長也列每等三方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  
軍又隋廣陽王元深方丈于脩礼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  
宗室首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知略過人為大誨主  
風塵之隙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記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重賞謹聞  
之乃謂廣陽曰今女王臨朝取信謹後復在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

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膽元深遂許之謹遂到勝下曰吾知此人眾共詰之謹曰  
我即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  
意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乃言於太祖曰魏祚凌遲權臣擅命明  
公挾超世之資懷濟世之略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眾望太祖曰  
何以言之對曰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今若據其要害招  
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兇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喜而  
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相文之業千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  
有敕追謹為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之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  
從魏帝西遷從太祖攻邛山邛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立路之齊神  
武乘勝遂北不以為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  
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民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  
岳陽王譽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儻隙據襄陽來附乃請王師  
乃令謹率眾出討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懼兵漢沔席卷渡  
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  
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又曰搆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奔  
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

齊氏之患請力不能分且經儒而无謀多疑少斷愚民難与慮始皆恋邑居既後  
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謹乃令中山王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  
斷其走路策人立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悉眾圍之梁主屬遣兵出戰為  
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已下面縛而降尋殺之  
立蕭譽為梁主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謹自以當推望隆位重功名  
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  
豈得使爾獨善遂不受以疾薨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損每朝參  
往來從不過三兩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与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功臣之  
中特見委信然始若一人无間言

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謹令人乘已馬而誤敵之追又曰佯北勿從謹偽降而  
破神武又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謹料蕭繹必出下策又曰內間者因其管  
人而用之謹因蕭譽与梁主結隙而聽其來附是也

### 齊射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馬回彪身神爽雄傑少哀大工騎射初以庫直事文襄  
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一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文帝長史莫孝暉  
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又嘗從文襄於河橋校

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進爵鉅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迴齊公憲廣公王雉寺衆士乃攻洛陽光率騎五方馳往戰于邙山迴等大敗光親射雉殺之迴憲僅而獲多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常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初政漸紊齊人推冰懼周兵之逼光愛曰國家常有吞閉離之志今日至此而唯誌聲色周軍圍洛陽雉絕糧道詔光率志騎三萬禦之鋒刃繼交周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光又率衆擊平隴寺鎮成十三所享孝虎等文宣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圍宜陽光率步騎五方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寺四成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救令使放兵散光以功勳者未得慰勞若散息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問光軍營以逼心甚惡之為令全反追光入見然後管勞散兵拜左丞相光營在初掌垂簾而坐相挺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尔後挺在內自言高慢光過問之又怒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古級直津中水將軍何處人以告挺挺占又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律斛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挺由是懼又穆提婆來獻以光庶女不肯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臣神武已來常種禾飽馬以散寇今賜死乃關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

質之於是官無業賒買於人負錢三百方其人訴焉光曰此萊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精怨周將韋者寬懼光乃作謠言令聞謀滿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樹木不扶自立挺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嘗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祖挺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挺又令顏元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又丞相府佐封士遜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无賓客寧与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下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撻比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憚懼罪既不彰一日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光用匈奴下法而吉凶无不中又曰視卒如愛子光軍營未定終不入幕又曰輔隙則國必弱光既誅死周武遂得至鄴是也



周宇文憲

宇文憲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者帝問之對曰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園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明帝即位授益州總管初平蜀之後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備問武帝已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抗衆臨人非尔所及以年授者當歸尔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无効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尊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挽緩留心政術解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齊將獨孤求業來寇詔憲与柱国李穆出且陽築崇德等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兄且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率眾出自龍門齊軍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一日尽拔時汾州見圍日久憲遣柱国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公襲克齊伯杜城使柱国譚公會築石段城以為汾州之援齊段孝先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眾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後進辭為齊王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刊為要略五篇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衛王直於京師李兵帝召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与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休

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于戈於我為不能耳帝將東計獨与内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无出憲右遂生口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其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趨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時初置上柱国官以憲為之大辛東討憲復為前鋒守崩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高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来援之時陳王純頰千里徑大將軍來昌公椿也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下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処所今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軍万人向千里徑又令其眾出汾水関自率大兵与椿對宇文盛馳告急請自救之齊人遽退盛与柱国侯莫陳因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眾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稍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翊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後誰謂憲曰我實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各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備指陳王純已下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与開府宇文欣為殿拒之斬其統將齊乃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

而後食帝說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  
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憲  
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仍詔憲勸進剽城憲善兵謀長於抗御摧鋒陷陣為  
士平生齊人間風悼其勇略齊任城王諸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  
令齊主手書招諸將不納憲軍過趙州諸令間謀二人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乃  
集齊舊將編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充使乃與諸書憲至信都  
禽諸及孝珩等

孫子曰眾寡多障者疑也憲伐桓為奄齊人不知其道又曰將軍可奪心憲以  
名位告敵而段暢去又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憲獲齊間而反令充使是也

### 周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以字行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書齊亂  
關右乃詣嗣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  
子博士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剽潼關即授洪農郡守從禽豆泰  
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壽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行宜  
陽郡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  
常翊誘邊人孝寬深慮之乃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常与孝

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最令謀人送於琛管琛得書果疑道  
常有所欲徑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難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常及琛等峭灑遂  
清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  
然進授大都督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  
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外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  
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  
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  
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  
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  
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  
於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  
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亦束以鉤鑿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  
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  
寬又隨崩處立木柵杆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无  
如之向乃遣倉曹參軍祖孝正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地嚴固  
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要尔衆有不反之危

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正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  
後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  
大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償帛万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  
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  
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動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  
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念去遂魏文帝喜孝寬功  
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周  
文比巡命孝寬率銀王慶孝寬善於抚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  
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度  
以心替守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  
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  
无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內征役徒十方甲士百人備開府姚岳  
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二  
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  
日不到我之城障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傳留不進其  
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樓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

克就卒如其言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獻啓陳不可護不  
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  
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君子寧乏謀猷若奔嶠東來圍汾北我之  
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  
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  
律明月至汾東請与孝寬相見明月去且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  
取償幸勿怪也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奔我奔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  
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抚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苟貪尋常之地  
塗炭疲弊之人切為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嚴頗知下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  
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  
摧自崩榭木不扶自立令謀人多遺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既聞更潤色之明月  
卒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  
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今大軍若出軼開方軌而進兼与陳氏共為犄  
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二鷗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  
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  
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弟



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高末即大幸宜去陳人分其其勢三鷗以北方春以南廣  
事也田預為貯積募其勇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我馬相持我出奇破其  
疆場被若以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  
心之衆我无宿泰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敷乘風電掃事幸摧枯  
其弟二策曰昔勾踐亡吳尚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幸若今更有尊養且復相  
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仁蓄銳養威觀變而動斯則長  
策也取坐日兼并也書奏武帝遣淮南公元衡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尔後遂  
大幸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垂重屢請致仕帝以海内未  
平優詔弗許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崇之移時乃天孝寬自以習練  
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无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  
稽胡与大軍犄角乃救孝寬為行軍總管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知其四城武  
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還復幸玉壁役容謂孝寬曰世稱老成謀國善  
為軍謀然朕惟共少年一幸平賊公以謂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有一誠心而  
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請孝寬隨駕還  
京進位上柱国大業元年為行軍元帥徇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  
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天又立果

遣決堰已无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乘平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  
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叶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  
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竇國貴齎書候孝寬語貴書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  
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至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密知其狀乃  
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勸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  
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  
輒停留由是不足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軍次河陽迥所置儀同薛公  
礼寺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水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  
牢固迥以遺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  
拔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陵入破迥子惇惇輕  
騎奔鄴軍次于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關東悉平凱還  
京薨孝寬在邊多載屨抗彊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孫子曰親而離之孝寬詐為手書而問段琛偽作謠言而誅明月又曰守而  
必固孝寬守玉壁而高歡不能拔又曰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孝寬以金  
貨陷齊人而知其動靜又曰動如雷震孝寬謂雷駭雷激所向摧殄又曰伏  
而勞之孝寬欲使齊人有奔命之勞又曰城有所不攻孝寬不攻水橋是也

隋楊素

楊素字如道，洪農華陰人也。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好著書，屬文頗晉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素以其父守節，隋齊末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漸見礼。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過臣，臣无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束，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高祖受禪，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督，而遣之。素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各有差。及大率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首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卒晝月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夫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衝敵而下，遣開府王長龍引步卒從南岸擊之，別柵令大將軍劉仁因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皇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櫂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

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據江峽於北岸，鑿石為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志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率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去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重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為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方，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交无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无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无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无不勝，稱為名將。素時嘗侍言无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頗從焉。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獲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与虜並行不之責也。候其頓舍未定，却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无復虜庭。

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暕子率數千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人襲之潛於渭口宵濟建明擊之天保敗走暕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舍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置介州刺史梁脩羅由介休聞素至懼奔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方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也

孫子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素除去鹿角而致突厥又曰法令執行素求人過失而斬之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戰素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又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素緣崖舍而進直指其營也

### 隋韓擒

韓擒字通河東垣人也少濼慤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奇有雄傑之表尤好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武帝代齊齊將獨孤求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陳將甄慶任查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頹感江北前後入界擒屬挫其鋒陳人

奪其精銳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其為敵人所憚及大率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正守朱雀航聞擒將至眾懼而潰任查奴為奴若弱所敗棄軍降於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查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加其若弱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時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驍將雲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令將士傷死其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查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先是江東有謠謂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昔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弼相應至是方晤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无何其鄰母見擒門下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驚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



也。卷曰閻羅王擒子弟欲縛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卒

孫子曰攻其无備擒宵濟襲探石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擒兵不血刃而直取金陵是也

隋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雒陽人也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穎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无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為已任与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必當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幸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渡江酌酒而祝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監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乘運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陳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謂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竟也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秋毫不入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山陳將曾達任恣虫奴田端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端先犯弼軍

走之曾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礼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宝弼至呼叔宝視之叔宝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用之君當大國卿拜礼也入朝不失作婦命侯无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无能當此於是命弼再拜而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方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關將非領將史方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尤疎忌大業三年終坐誅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弼因防人史代而令敵不設備又曰將孰有能弼論

楊韓史三將優劣是也

隋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尉遲迥之

亂也方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方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悅服及与迴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方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捲爾朱勣以謀反伏誅方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睦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无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方歲方歲患之自言亦有武勇戍主試令馳射而上戍主笑曰小人定可方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与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各擊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方歲詣轅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汝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方歲出應之方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方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關一餘里寂无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方歲爲沒方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者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遣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莫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後叛遂以方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棟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賤前後也據要害方歲皆擊破之行

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方歲之後勝我者過此方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濟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二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于於是勸石頌美隋德方歲遣使馳奏請詔入朝詔許之襲翫陰有二心不欲請闕因賂方歲以金室方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賂及翫復反乃奏之上令窮治其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方歲曰臣留莫翫者恐其州有變留其鎮抚上以方歲心有欺隱大怒將斬之左僕射高穎進曰史方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浚王諒与方歲出馬邑道方歲率柱国張定和大將軍李彥士等出塞至大斤山与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方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方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其功因諸方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方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房并於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与不識莫不寬惜之方歲爲將不治營伍士卒各隨所安无警晝夜之備虜亦不可

犯臨陣對敵應變无方号為良將

孫子曰二軍可奪氣方歲射殺挑騎而突厥不戰聞其威名而達頭引去是也  
唐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拜山南招討大使徇巴蜀下二十餘州進擊  
朱粲破之俘其眾諸將曰粲徒食人孽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  
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肅銳據江陵孝恭數進  
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高  
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  
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一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負賊  
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眾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  
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船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  
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  
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輔公祐反寇壽陽詔孝恭為一軍元帥  
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洪張鎮州盧祖尚皆節度將發大饗食杯酒  
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无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无重諸君  
憂公在禍庶實及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為

安公祐將馮惠亮等拒嶮數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饗道賊飢夜薄營孝恭  
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姚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賊而兵欲賊追北且踞遇  
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  
祐窮棄舟揚走騎窮追生禽之江南平正觀初為礼部尚書改王河間暴薨隋亡  
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无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  
面功以自見云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孝恭縱船江中以疑賊援又曰禁祥去疑孝恭以杯  
血為授首之祥而衆心安又曰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孝恭使羸兵挑賊而待  
以精騎是也

### 唐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与宋金剛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  
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眾守介休王遣任城王  
道宗字文士及諭之乃与尋相率地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囚之  
屈突通曰恭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无及也王曰不然恭必叛寧肯後  
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内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曾中我終不以讒害良  
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貧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万來戰單雄信



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恭躍馬大呼橫刺維信驍勇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  
顧曰此衆人意必叛我獨保无他何相報東邪實建德管拔諸王命李勣等爲伏  
親掩弓令恭執略其驍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橫引却殺數十人衆益湮伏發  
大破之時世充元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旆馬鎗甲華整出入軍中必舍衆生  
問誰可取者恭請李高旣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隱太  
子嘗以善招之贈金百一車辭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國今於殿下无功其敢當  
賜其私計則懷二心狗利棄忠殺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以聞王曰公之  
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樂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門  
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詣於高祖高祖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變計曰急恭與長孫  
无忌入曰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固氣所未支恭曰人情畏死聚以死  
奉王此天授也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家歿无忌曰王不從恭言恭亦  
非王有今敗矣二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恭曰數事有疑非智臨誰不  
決非勇王不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与侯君集  
等懇熱勸進計乃定時房元齡社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皆我邦凶解  
所佩刀授之謂曰即不從可斬其首以求恭等佳計元齡等与入計議隱太子死  
恭領騎七十趨元武門王馬驚墜村下元吉恃驍勇害王恭馳叱之示吉走遂射殺

之宮府兵也元武門戰不解恭持一盾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恭往侍不  
解甲趨行在帝警曰今日之亂爲誰尔來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孫亂幸兵誅  
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王爲皇太子時坐隱樂首自射家將盡没入之  
恭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之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晉原論功爲第一嘗侍  
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恭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擊道宗  
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召責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  
是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罰橫而不可救得勉自整筋悔可及乎  
恭頓首謝帝將討高麗恭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瀾州兩京空虛恐有元感之變  
夷貊小國不足柱乃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顯慶三年卒恭善避稍每  
單騎入賊難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与之校恭  
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說曰避稍難對曰奪稍難試使与齊  
王戲少選王三矢稍遂大愧服

孫子曰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恭大呼致師而破建德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九

唐李靖

唐李勣

唐蘇定方

唐程元振

唐裴行儉

東光張



唐李靖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也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置軍門至在草創備其勇捷撥虎每以論女姻家曰吾與諸孫莫若李斯人尚誰哉隋史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知其材請曰淵然勇坐此大業未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序志自亡上意突停送江都至長安道梗尚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臣乎秦主亦為請得釋蕭繹緣江陵說靖安輯至峽州阻統兵不得前帝謂臣等誰敢害卿曰險設伏斬擊則將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執勞曰既往不咎向至吾又已忘之靖遂陳蘭統上策有功拜靖行軍總管兼攝義行軍使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關仁獲州特赦濠濱勃泥熊統以靖未能下不設備將外請江平乃進靖因兵機事以速為便天子始集統不及却若葉水付壘竟愛其不及



室耳有能會召兵无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舟師即夷陵統將文士洪以卒數方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統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且駐南岸待其參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而靖視其亂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方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進銳將拒戰者家黃以爲軍靖曰王者自兵甲人而取有罪彼其智強以乘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鄂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刑而南望城劇屯敵之死守非計之善也上不籍由是江陵列城爭下輔公拓據丹楊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則孝恭東討李士勳等士總覺自受節度公拓遺馮惠亮以舟師三万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万屯青林自梁山連鎮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綿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楊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拓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息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將聞今方恃重待公拓在立計兩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拓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法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方餘人惠亮等亡

去靖將輕兵至丹楊公拓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帝款曰靖西統公拓之膏肓也古語曰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為行軍總管以江淮兵万人屯太谷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圍進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二千餘馬邑逐惡陽勞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逃積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青竹帛靖以騎三千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操吾渭水之瓜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聖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后倭將軍安脩仁尉統靖請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勇必自安若万騎前二十日糧自口而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辯信所以破齊也如后倭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資部眾震潰斬之餘級俘男女十万余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去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宝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天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无術縱士大掠敢失奇寶帝責之靖无所辭頭首謝帝徐曰隋史乃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讚知公朕今悟矣任尚



善右僕射靖每參議恂必不能言以沈厚抑之吐谷渾寇帝謂侍臣曰靖能  
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老尚堪一任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  
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元曉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少伏俟城吐谷渾火  
其奔退傷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  
十多所殺獲殘其同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太寧王慕容順而  
還既主軍務益澤道后期靖等貴之既歸而憾之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  
按驗无狀既生等以誣罔論靖乃監明自守寧親戚一謝遣改補國公帝將伐遼  
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怠乎對曰往惡天  
威得效尺寸功今朕雖衰陛下誠不弃病且瘳矣帝悅其老不許病甚帝幸其第流  
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憲年七十九

唐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隋大業末韋城翟反為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  
曰公卿家不宜自削殘宋鄭周煥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負矣

然之李密亡命雅立勣說裴推密為主以奇記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  
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殺死者自方數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  
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糴食旬日勝兵  
至二十方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撫斬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為地道出  
關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屬胡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  
夫有所屬謂長中郭孝恪曰人衆上守背魏公有也吾君獻之是利王之敗為已功  
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許元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  
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勣總管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  
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為密服縗經葬訖乃釋俄  
為密建德所陷密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  
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傳世充乃撤旅還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  
甲乘戎輅告捷于朝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正觀三年為通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  
與突厥戰走之引兵与李靖合因曰胡利若度虛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濟  
之不戰時勇矣靖大喜以己合於是意靖率眾夜發勣勒兵從之胡利欲走靖  
勣前也靖曰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方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  
長史父喪解鞍哀喪官廷封美洽并州十六年以威肅關帝嘗自賜帝不擇又守邊

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勳守并突厥不敢南顧長城遠矣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勳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後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為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一百騎發突厥討之大戰烏德韃山破之降其首領梯斤達于而可汗吐摩支遁入荒谷橫北遂定勳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藥灰可治帝乃自製藥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謂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安頓曰朕思屬幼孤元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為朕哉勳感涕因醫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尔於勳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彼致死力矣乃授豐州都督高宗立遂為尚書左僕射太宗時勳已昏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高麗吳離支男生為其弟所以遂遣李之師詔勳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其高麗吳離支裂其地州縣之詔勳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初章二年今年八十六帝曰勳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當先廢其室有司其厚賜之勳初勳被黎陽倉就食者眾高李輔社并倫任客焉及平虜牢獲戴曹成引見曰內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勳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信爵以贖不許乃寫胸膈肉啗之曰生死求訣比肉同歸于土為收養其子焉其用兵多奇料敵應變奇事機聞人善抵掌談笑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

之士卒先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退將必言相其奇處福文者遺之或問故谷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為流涕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疆勳守并州太宗以謂資於長城又曰戰勝攻取不修其功者凶勳每戰勝必推功於下又曰擇人而任之勳之邊將必遺奇處福文者是也

唐蘇定方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崇留隋李率軍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號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崇率代領其眾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食境卿黨賴之正觀初從李靖擊突厥頡利於磧口率騎馬二百為前鋒乘夜行去賊一里許愛魯見不怖馳殺數百人頡利及隋公至惶窘者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好畤至鷹沙川督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寺復引二萬騎為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搏賊營賊眾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籍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諫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眾今當結拙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即戰是謂方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雁卒勞先闕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為大將而闕公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

事之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後至恒篤城有胡人降文度復曰師還而降且為賊  
不如殺之取其質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  
之比知節等懷悉下吏當死益為民懼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智魯以任  
雅相回紇等為副出金山北先擊迦木昆部破之俟斤獨得擁眾方帳降定  
方折之發其千騎并回紇方人進至曳咥河智魯率千姓兵十方拒戰輕定方兵步  
騎左右置盾之定方今步卒據高橋稍外向親引勁騎陣比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  
定方因其亂擊之屢戰三里斯首數方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矢畢羊狼  
降智魯獨與外木昆互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今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  
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更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  
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美能禽遂勒其進至双河與邪射步兵合距智  
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縛金牙山之智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十數方人悉歸所  
部智魯走石國賊明子元爽以兵與蕭業會縛智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隊定疆  
眈眈疾收諸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智魯以獻策功拜左衛衛  
大將軍邪國公會思結闕侯斤都曼先領諸部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  
復叛詔定方還為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謀馬頭川定方遣精卒方騎二千  
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先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

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頗首請曰臣向論陛下意許以不死  
願出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首之忽焉以西家定壬左武衛大將軍出為神戶頭  
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溯江出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  
之戰賊敗死者數十王師乘潮而上舳舻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其  
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郭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  
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為王率眾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當得擅為  
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  
建旌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彌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義慈  
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宮寶珍寶不勝計乾封二年卒  
孫子曰微乎微乎至於无形定方乘霧行而破頡利又曰速乘人之不及定  
方見塵起而馳搏賊營又曰出其不意定方知虜恃雪而追掩是也

唐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為業其妻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  
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誰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乃往應募王師攻安市  
城高麗美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方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銳  
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縋懸持戟縱躍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



漢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曰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二馬甚厚授  
游擊將軍師還帝謂曰朕將得皆老欲拔選勇付間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迷  
東喜得慮將遷右領軍中郎將疑定方計知曾仁貴下疏曰臣聞兵出无各事故  
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於曾為其所破虜係妻子主帥有於智曾  
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養贖付百姓知知曾為暴而陛下至德也  
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詔副都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軍  
內殿帝曰白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  
賜之時九姓衆十餘方令曉騎數千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二人於是虜  
擯皆降仁貴慮為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禽為隸陵兄弟二人以扁甲中歌  
曰將軍二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汧關九姓遂衰鐵勒有思絡多覓菟詩部先保  
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高軍重賊相逐去吐蕃入寇命為邏  
漢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援吐金平待封嘗為郡城  
鎮守与仁貴等夷及是既居其下頗違節度初年次大非川將發烏海仁貴曰烏  
海地險而澤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  
內備羊留乃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  
獲牛羊乃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

設賊之糧食及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  
貴与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合渾遠沒仁貴初曰今歲在房牛星在降麥不  
應有事西方節度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為庶人未幾高麗餘衆  
叛起為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沙  
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  
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后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  
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拜稱稍稍遁去仁貴因進  
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

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仁貴立功而太宗喜得虜將又曰三軍可奪氣仁貴發三  
矢而虜氣已離又曰上下同欲者勝仁貴將帥不和而有天非川之敗又曰天地  
孰得仁貴謂歲在庚午不應有事西方又曰將軍可奪心仁貴脫兜鍪而突厥  
遁是也

### 八 唐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正觀中宰相明經調在屯衛會費參軍時疑定方為大將  
軍謂曰吾用兵世无可教者今子也賢乃及畀以術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  
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与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援方微

敬元失律審札夜元安可更為西方主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發京師有加遣使立之即路出二番其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無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壽以樂登其等者迷將士飢乏行儉其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眾少安俄而雲霧風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天識其功疲皆驚以方送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說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為約賊謂曰吾念此舉未始忘孰能從吾者於是子弟願從者乃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下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進匈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請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齋進匈使者辭之俾前往諭其王并言都支已禽狀進匈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為列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自行儉提孤軍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余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博反單于營二十四州叛應之眾數十方都議肅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陸詔行儉為定安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大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陳等總三千餘方旗幟巨千里行儉威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為勇鈔軍

餓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二百乘車伏壯士不離齋前刀動警以驚燒進又伏精兵陸其後勇果掠車輒去險賊駭就水草解賊救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及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遂軍于北春已而周行儉更命從官高固更曰士安者不可擾不聽促從之北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文餘幾天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弟知我節制毋謂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其前後殺虜不勝計為可汗仇誦為其弟所殺持道來降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德溫博伏念仇復曰溫博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頗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今與溫博相二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溫博自効行儉祕不布席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博來降其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其數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孽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於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待中裝矣善其功建言伏念為程務挺為首逐又碣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陸卒斬伏念及溫博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行儉曰渾濬之事古今取之但恐殺降則後天復來矣遂離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崔智哲王方翼齊金毗郭待封李多祿里南帝之類為世名將廉奉至刺史符軍者數十人賞賜馬及珍饈公使私馳馬馬鞭鞍鞍懼而逃行儉招環之

不加罪初平都支應嗣後壞貫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憂編出示坐者有瑪  
瑪盤積二尺文彩繁然軍中移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  
色不少吝帝賜鄯文資羊血金三千餘物棄死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泊麾下  
數百稱盡

孫子自用而示之不用行儉實欲裝都支而偽示以閑暇又曰因利而制權  
行儉因敵鉅掠而伏兵糧車又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行儉不告士卒以徙  
營之由又曰事莫密於間行儉縱反間而縛溫得是也

### 唐李休璟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文明經行第為營州右曹參軍會突厥誘誘  
其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營州數歲多之朔州長史亦溥中突厥  
國營州都督代督辨死戰於此營州右曹參軍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曹州營州  
邊寇誘為桀驁帝自秦漢以來所屬之上口良美宜請設防李璿亂不能堅守乃  
遷就營州秦戎羯得以乘利而交擾如以營州爲邊營如募人以備之西北一隅得  
以守固少而慮之則四傍此後爲賊有而營亦不守矣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  
其言置營州於西河都護會吐蕃破焉耆支直遣大將軍李元昊等敗休璟破  
其營州以定西土授營州都督入陳大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營於等城

自休璟以爲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節右將軍副大使吐蕃  
大將悉布支支擊別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攻之見賊  
群明謂其下曰吐蕃自欽陵元帥悉布支支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酋臣  
酋蒙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君公若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一將獲首二  
千五百築京觀而吐蕃來請和既安使者奏言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  
將軍多殺臣士卒其男無比今願識之臣謹因具摺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  
突厥烏斯勒失諸和峯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追盡  
所當施行者既而吐蕃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肥進拜夏官尚書同  
鳳閣鸞書監三品后謂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  
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  
護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蜀石踰四鎮其間縣地幾萬里  
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禁受降城而休  
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漢南無虜患始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頗為時  
議此言云

孫子曰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休璟對武后計議邊事盡如其策又曰計  
險阻遠近上將之道休璟於山川夷阻皆能言是也





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捷亦無所就功請至慶隆今朔方軍  
大陳兵乃舊蒙古以禍禍鳴以金猶且言朔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  
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致空議若若請降狄不可以南處則尚舊  
保置沙漠之西城使編與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徒坎臣復請議者必曰故  
事置于河朔前日已寧今元獨置晉往者領利破亡力都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  
今虜未殲滅此降人皆成萬固不與任其向也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洛置內  
地獲精兵之實閉其害之患此上策也中策也下策也虜參處廣也戊為補據其  
入勞下策也置之朔室滋成禍前此先策也不然前至河冰自必有憂言未報而  
虜已叛乃救險將并州其濟河以討賊向行卷甲逾景越只合及過雪荒失期言  
於神曰賊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國自殛之虜人無心誠忠而天監  
之則止雪反足以獲成功俄而和晉時賊胡分二道走虜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  
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陳池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  
與賊討平之元宗以官人賜知連等賊獨不致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誰有帝近  
國掖而臣子敢當乎為死以見聽初賊奏朔方兵力有餘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虜  
而元運至故不協賊所降附知連擊賊意賊意已乃復叛卒贈尚書左丞相  
三貌偉特時謂五熊虎相感恭節義有古人之風下肅一吏人畏愛

孫子曰動如雷震駿公士卒大呼鼓角獲之下  
謂降虜料以充兵則皆致空議又曰上下同欲  
唇與知連不協而賊叛是

唐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少有大志十六為大孝生家嘗送資錢四千方會  
有緩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奉与之無少吝一不贊名氏十八  
奉進士為通泉尉會吐蕃之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被十姓之地乃以元  
振充使因現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忠唯吐蕃與默陵耳今  
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  
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過其意忍力惠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  
絕而惡不得明固當取捨雷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其涼瓜爾  
是也則隴屯戍回二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言且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  
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  
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近前善易為我建亦國家之要今宜振欽陵曰四鎮本扼  
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疆易以擾動保後元東  
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侯斤部落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  
議未絕自四鎮又附其後國之心宜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製之恐傷







之抵當殺職者以爲至誠所感安祿山反唐示進之說至即引遂與將劉辟  
曰所遣郡縣秘毫不可犯至周朝上謂帝喜曰今日劉至齊於數方衆重一濟而回  
立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出師爲正鋒以臣爲副賊自類頭骨血回頭  
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侍隨軍王收長安關塞從前軍陣子亦隨同賊軍亦在陣  
精騎薄戰王節注天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其後王節曰賊軍不從前賊  
謂子儀曰今日不爾乃死取一生則軍先親矣賊將張勳大呼出陣前殺數千人  
陣後擊車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鎗進所向无前歸仁德在營左觀軍勢王分回紇  
遂平安安難收東都關塞數處與子儀等圍相節義請先功獨嗣業被賊數萬  
爲賊軍中流天門賊中方愈急風雲五起王節大呼創流血數升卒嗣業  
忠救愛國不計居身有死馬平正前後賞賜千官以助軍云

孫子曰將者安危之主嗣業既死宗謂於數方衆又曰死誓不得嗣業持  
刀堵進而賊焯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九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十

東光張

唐李光弼

唐李愬

唐李愬

唐李光弼

唐郭子儀

唐李愬

唐李愬

唐李愬

唐李光弼

唐李愬

唐李愬

唐李愬

唐李愬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嚴毅沈果有大略善射擊上河西王忠嗣將兵馬使忠嗣遇  
之厚雖宿將不能比管己只得我兵若光弼也胡方節度使安思順愛其材  
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哥舒翰妻露安安祿山及郭子儀  
其能毒加魏郡安思順此林致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上胡東投帶山沙未定  
常山傳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顧宗卿死郡爲賊區露尚賊哥舒而哭之出  
爲賊幽閉者厚而實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於希德安祿陽汴都得思義不殺  
持垂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方傳雖光弼兵不肯出乃以勁  
弩五百射之賊退從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溝光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江救解  
救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明光弼謀和提輕兵鈔其後同賊方欲襲殺之  
且盡思明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也然萬光弼之援賊根本會澤關失守乃被

軍入并陘肅宗即位詔以兵將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赴  
王承業政地謀侍御史崔衆主兵大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  
兵付光弼衆素往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其光弼怒收衆之會使者至拜衆御  
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察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宜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  
敢出乃斬衆以殉城震三軍至德一載思明希德率商秀岩牛廷珩將兵十萬攻  
光弼時統兵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屠城以守光弼曰城裏四十里賊  
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徵民室為糧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  
十二思明為飛檄檄以木慢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元地預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  
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隊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往之慢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  
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陣道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  
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壘城上諸謀突騎出乘之俘斬皆盡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  
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數百七方級希德委資糧道走初賊至光弼設公懼  
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鎖而歸賊三日乃歸希德元初入朝詔官四品已上郊  
賜進兼侍中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  
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之屬洛陽泥虎生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  
濟用齊澤光弼嚴教諸將巨富具兵用洛陽騎人謂光弼斬之以辛京巢代復

都將美面美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  
嚮光弼敦睦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誅之以計然洛元  
見糧危備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陝關可以持光弼曰兩軍相敵尺  
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營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  
敗則守表裏相懸賊不得而此後聲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  
公不如我陟不能答遂撤河南管軍使避賊督軍趣戰守備思明至假師光弼志  
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高石橋淮光弼  
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二城衆二萬軍守十日糧  
與卒伍均少乘日賊憚光弼未敢犯官關頓自馬祠治新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  
弼與戰中渾而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  
平抱玉曰過期何若曰卒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  
期抱玉已繕宇即請賊賊急攻之抱玉山出奇兵夾擊俘獲過萬賊帥周擊引  
却與安大清合衆二萬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陴以背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器不  
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  
宜无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  
將步卒請騎五百与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辭曰蕃將也不知



步戰調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王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軍  
塵若緩可觀便宜若三塵至地謂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馬蹶望廷王軍  
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王曰馬中失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  
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曰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  
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遂奔散斬首千餘級俘人馬二千軍器器械以應  
計會周擊大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恐逼以  
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刃于鞞曰戰危事五岳三公不可辱于賊馬有一不捷當  
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大清懼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大尉中  
書少進國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  
水漫既之悉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來自越商人敵也賊必使劫我亦  
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俱來左右竊怪語光倫是日思明果召曰越曰光弼野  
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曰越至擊使人問曰大尉在中否矣兵  
何曰千人猶為誰曰希顥曰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于何今爾獲希顥歸不免死  
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問公降  
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與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  
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

試者得不思奮勇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王由地道入得與賊  
戰大呼王師東城禽大清送之京師獻俘太廟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迴  
險思歸魚胡恩信然愛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統未可輕動僕國  
懷恩娟光弼功陰佐胡恩陳掃除計使者來密戰光弼不得已令季抱玉守河陽  
出師次北平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  
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礙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  
原以長戰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道懷恩年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清懷州復  
陷光弼渡河保岢喜抱玉以兵塞集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懷州光  
弼入朝不幾復拜大尉兼侍中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賜鐵券名義大廟圖形凌  
雲閣北印之敗胡恩羞其策壞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  
害弼傷者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  
重數有問其母以解嫌疑者以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云就光弼以久須詔書  
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府人郭子儀自河中整其母還京光弼疾篤將吏問後  
事答曰吾淹留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或取所餘絹布分遺諸將尋薨部  
將即以其布為衣光弼之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其母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  
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与郭子儀齊

各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內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磨礮無所更而  
光弼一號多氣色乃益精明云

孫子曰攻其无備光弼伺敵方飯而擊之又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光弼嘗  
溝營地而伴約降又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為爭地光弼移軍河陽而使  
不得西又曰三年可奪氣光弼先攻最堅而走太清又曰因形而措勝於後  
敵不能知光弼知賊必襲而降一將是也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郿人長七尺二寸以武彥舉累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  
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率大軍東討與李光弼合破賊史思明眾救  
万平棗城南攻道郡禽賊四千還常山思明以眾數万尾軍及行唐子儀與騎五  
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東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  
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賊則克矣與戰未幾賊一步將以狗士  
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書揚兵夜掃賊不得息  
氣益老乃与光弼僕固懷恩渾瑊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兩  
計悉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圍汜陽會哥舒翰敗  
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与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拜子儀同中

書到平章事仍敘節度請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  
陳濟師敗眾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能依元帥廣平王李豫法兵十五萬  
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陳香積寺之北距  
灤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希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器闕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  
十騎乃定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八萬級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書曰  
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  
至遣嚴庄悉眾十萬屯陝助通儒旌纛鉦鼓徑百餘里師王新店賊已陣山輕騎  
子儀遣一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解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  
子儀悉軍追撈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爾業率回紇後擊擊塵自空飛矢  
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屍相屬于道嚴庄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  
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南州將悉平入朝帝遣具車容迎灞上勞之曰國  
家再造卿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不朝進中書令帝即命大宰  
九節度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臣制恩為觀軍容宣慰使  
而不立帥子儀自各同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眾為三軍將戰子儀遣善射二千  
士伏壁內誠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賊偽遁賊洩營伏發注射如雨  
賊震駭王師整而奮勇射自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泝水灌城漫

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變諸求救於史思明思明白魏來李光弼前軍遇  
之戰鄴南夷自相當子儀督後軍夫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  
是正師中漢賊亦走魏魏滿野時王師退而先統進退相顧以善功不專是以多手  
敗者乃心朝廷儀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領乃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光  
弼敗即山失河陽河中亂殺李國正太原我鄧景山朝廷愛一軍與賊合而少年新  
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為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  
群臣更有兄者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自不順帝引至卧内謂曰  
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至老臣自願數千人太原幸雲京亦治官景山者  
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  
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數千餘篇上言之因自明詔曰夫不德詔大臣受其自愧  
自今公且有疑房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克項數十萬人寇劫大恐詔子  
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懷稟然素失士心今能為  
亂者諒思婦之人劫與俱來自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  
善房德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殺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  
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臣望待之賊果遁子儀至進拜尚書令永泰元年懷

恩盡說吐蕃回紇克項悉渾奴刺等二十方掠近州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  
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燧郝廷玉屯便橋路奉先李日越屯  
盤慶李抱一屯鳳翔唐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  
陽軍總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向光宋元琮各當一面  
身自率鐵騎一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  
天可汗棄天下今公即世中國无王故我往以來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五  
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方里戰大憊助復一京我與若等  
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充規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  
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我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  
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  
虜皆持蒲待子儀以數千騎出免虜見其大酋曰諸君同難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  
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置錦綵結歡言好如初因曰  
吐蕃本吾舅甥國无負而來在親也馬半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東之若悅取一芥  
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我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勇无所統一遂  
許諾吐蕃裝之夜引去子儀遣將曰元光合同紇報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方於  
靈臺西原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遣道以填青賜子儀令乘車討



之同華將吏軍起殺會北博首賊下回紇赤心請中馬力匹有司以財之上市于  
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其合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  
忠帝嘗與語吐蕃方疆慷慨至流涕浪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天戎北處狹狹五  
成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于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賊士  
從陛下征討無寧歲歲以懷恩亂獲傷彫耗三分之一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生  
蕃兼吞河龍雜處澤之眾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之角勝豈易得邪舊者勇來和  
四節度將別方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以畏內懼  
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虜勢  
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方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  
力小者數千陣在厚落未始鬼擇臣請遣赴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  
長久之策也德宗崩位賜號尚父號年八十五子儀爭上誠神下怒高宗必信禮幸  
臣程元振魚胡恩短毀方時多虜擾邊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饋送其間  
不行破生番歸州而朔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注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  
入見帝嗔之則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生殘人之奉人令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  
患也胡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吏與胡恩子儀  
不聽但以家僮千數往朔恩曰回紇之寡告以所聞朔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

疑乎由承嗣傲恨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由以拜指其膝謂使者曰然膝不屈  
於人久矣今為公拜膝下宿將數十皆主侯貴王子儀願指進退若節曲然幕府六  
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与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伏  
宗木各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孫子曰逸而勞之子儀揚言掃壘而賊不得息又曰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子儀  
伏卒壁內而偽遁又曰三軍既疑自賊則諸侯之進至矣子儀與光弼善功不  
專而及於敗又曰曠而遊之子儀謂賊利速戰而堅壁待之又曰敵雖眾可  
使无剛子儀不以至誠而回紇感服景也

唐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元沈慮而斷兄抱玉為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  
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愛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  
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朔方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其可不  
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仙陳郭澤洛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彼  
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洛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為懷澤洛觀察  
留後凡八年抱真以山東有變澤洛兵所走集與戰伐後賊軍入困軍伍彫乃  
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以天今關月得曹偶曹射歲終入校親按籍第能否



入臣國自合息義武欲上王官勇以子為質乃以馮約昏井遣良馬孝忠有親將  
謁晨晨解玉帶造之使喻孝忠乃得歸飛狐代州詔即拜神策行營節度使建  
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推疑无犯時劉德信自宜州敗歸亦次渭南等語死制德  
信入謁晨晨書所以敗所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无敢動晨已并兵則軍益振李  
懷光方年咸陽不欲晨當一面請言晨合有詔徒屯與懷光聽墨晨每與賊戰必  
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宜宜自表裸為賊餌哉  
晨曰昔在涇原上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  
光軍多圍掠晨軍整嚴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  
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猝逆去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晨自削其軍則士  
怨劫掠帝議諸軍与神策等力且不瞻遣學士陸贄勸懷光令与晨計所宜者  
懷光曰宜賜不切軍何以戰將數顧晨晨曰公元帥宜政得專之晨將一軍唯所  
命其增指贄謂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前適賜善出已乃止懷光陰通朱泚  
圖反晨与李建徽陽惠元皆密也適有使者到晨軍晨乃令自有詔徒屯即結陣  
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顧渚城曰渭  
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晨能辦勝邪賊曰晨秉義待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  
帝乃安晨後將張少弘口詔進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晨相孤軍橫當寇鋒恐二

盜合以軋之則早辭晨晨為致誠於懷光者特赦贄單要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  
調議內賊不淹旬為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  
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家乘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与公戮力一心  
建不世之功可乎上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路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  
以神策兵祿七千與晨晨節度戴林範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皆晨懷光始懼  
晨乃移書顯道使之使破賊自聽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搖落畏為晨賊乃奔河中具  
將孟陞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投歸晨晨美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晨請駐紮浚以繫  
天下望晨家為賊密左右有言者晨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此使晨  
吏王无忌婿也聲門曰公等家无恙晨怒曰爾乃与賊為向乎吐斬之時輸雖不  
屬盛更上有衣裘者晨能与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无攜也雖士得姚令  
言崔宣諱者晨命釋待賊斂之遣還救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于此  
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夜夜而天明日會諸將圍城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  
宮晨曰外城有室翠之盜若設伏格殺居人等實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  
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置走不服請將自善乃自東渭橋移營光泰門以薄都城  
連溝柵而賊將張廷芝李希倩求戰晨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夫誘  
之矣勳吳統等縱火襲擊賊攻華師晨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投大破之乘勝



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圍官相藉餘裝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  
待四師是日賊既敗當棄機撲珍苟侯西軍是容其為計豈吾利邪乃志軍軍光  
泰門使王必李浚將騎吏方領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垣為道二百步比兵至  
賊已伐木塞以拒賊賊吐諸將曰安得殺賊今先斬公矣方領懼先登拔柵以入  
必將騎繼之賊潰潰其將殺賊諫大兵分道進雷震地令百庭芝希情等殊  
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賊入白華賊伏千騎  
出官軍皆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賊略盡此率殘卒  
萬人西走田了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舍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  
日內不得出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万年令分慰居人秋毫死  
所獲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伯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償首乃知  
王師之入也明日早陳屯白華尚可孤屯也仙聖元光屯章基寺良臣安國等  
釋文武備臺官以俟乘輿條魯魯千賊者請以不死覆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  
壽且言晟遠夷寬熟而市不易價宗廟不廢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二代用師不  
能如之帝王晟天成為在櫻方人言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帝幸自梁晟以  
戎服見三橋帝壯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羣朝安復已即跪陳蒲瓜牙  
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行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在帝為掩涕命起

之使位有謫賜第永崇里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始晟  
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夫  
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  
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等歲則我軍不戰自  
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尙遷數戰其帥晟請治不斃命者因以訓耕穡粟實室下  
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時官者  
尹元正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正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  
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  
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隄還之澤潞康日知又  
且遷徙二也兵力未弱忽有反道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  
吐蕃梗西希烈潛進蔡若乘強示弱以招窺覷二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  
敘勳行賞追還練鷹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  
當有賜發賞典不吝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勿粟自整入賊死穡墾  
其大將殺戮殘及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无養腹心疾為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  
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焉燧澤城故不許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  
取之皆將臣資貪慕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弃之尔且土無繒絮人苦

後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財饋歸附得大酋浪息暴表以王号每虞使至必召思暴於坐衣大錦袍帶金曳之虞皆指目歎豔吐蕃君臣大懼相与議尚  
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各將特參嚴与焉燧洋城尔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  
因燧請和且求盟因明罪執城以贖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歧無所掠陽怒曰  
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燧燧選兵三千使王必伏汧陽擊其中  
軍我獲結贊燧又遣野許良輔等攻撒沙淫技之結贊燧乞和會燧朝京師奏言  
戎狄無信不可許而張延賞富國故与燧有隙言燧不可久持其帝惑其言王  
元三年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城与吐蕃盟平涼虞劫之城挺身免詔離燧  
河東背如結贊計与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為延賞擠抑内怨望乃見燧曰以公  
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誰全盡燧圖之燧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孰以聞七年以  
臨洮未復請附費万年詔許九年燧暴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其有勞其  
于是雖斯養小善必記姓名

孫子曰攻其所必救最謂北圖范陽則賊當捨趙又曰將軍可奪心最錦囊  
綉帽使賊望而畏之又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最得謀者食而遺還又曰  
能愚士卒之耳目最謂人可用之而不可使知又曰擇人而任之最雖斯善  
小善必記姓名是也

### 唐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震寓旣敗以表滋伐  
將復先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節  
度使愬以其軍初復夷士氣未字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表公  
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抗養戰非吾重  
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死親為營護察人以營敗辱雷厲  
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為備朔方。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軍弱而用之  
賊來降輒聽其使或父母与孤未葬者給帛遺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无弃親  
戚寢顧為愬死故山川險易与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  
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厉兵攻焉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峭岬山以取鉅  
冷城入白狗汶港柵拔楚城襲郎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粟將丁士良異其才  
不殺表捉生將士良謝曰云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  
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李文城柵降遂以其殺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更曰  
往亡日法當避朔日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  
床令軍曰以者斬殺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  
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与語親釋縛表以為將

秀琳與趙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皆易官軍想候祐護獲于野遺吏用誠以壯騎三百伏於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押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趙不聽以為愛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厚久詔至夜文忠義亦賊將所請李忠義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趙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會而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雖然不解趙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允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趙趙乃令佩刀出入帳下表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擗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取金謀者族趙利其令一切抚之故謀者反効以情趙益乘賊虛實待之止戰戰敵元濟悉統屯洄曲以抗光趙趙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元振與李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與之趙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殺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嶺其代救士亦休益洽較鎗發刃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復旗裂虜馬皆縮博士抱戈冰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波澤阻輿輿未嘗陷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向趙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立曰果落祐計然業從趙人人不敢自為計趙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

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重城雪真城房皆揭鷲池趙令擊之以乱至趙將吳房郎山戾晏然无知者祐等坎墻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柵俟夜自城黎明雪止趙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号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其請之趙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賢乃訪其家慰安之使元怖以書召董重賢以單騎白衣降趙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万衆皆降趙不戮一人其為賊執軍帳內厨廐厮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裝度至趙以蔡韃見度將避之趙曰此方廢上下分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趙請蔡人皆觀乃還也文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李師道及詔趙代原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為蔡趙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敵方計油青平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由弘正守鎮州乃以趙帥魏博長慶初函鎮亂殺弘正趙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夫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抚魏七年令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无魏也父兄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聚皆哭又以王帶寶劍還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捕大盜吾又以平蔡殺金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吏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



淵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天子少保遷東都卒始歲克京師市不改肆烟平  
蔡亦知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翹軍弱而有馬鞍之勝又曰出其不意翹以往亡  
日而擊賊又曰我專而敵分翹不取吳房以分其力又曰平善而養之翹不  
殺降將而皆得其用又曰由不虞多近攻其所不戒翹坎墉登城而禽元濟  
又曰全國為上翹平蔡而不戮一人是也

### 八唐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與諸兄李輟策數百萬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  
渠老一儒哉更季兵書戰策沈勇多變交結山友使贊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  
首亂今雖幸洛陽猶將誅覆公善辭向滎陽三廷公領其本恨使西不得入關退  
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出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殺山道韓朔陽召循討事因燧  
殺之澤路節度使李抱玉表燧為趙州刺史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掠山  
縣供饋不和燧殺人抱玉將帥賈介元敗往燧自請與解其乃先賂其首一約  
得真預誓為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因給侵左右小違令輒戮死乃大宴至  
出境元敗果著抱玉之抱玉守鳳翔表燧隨州刺史西山直吐番其有通商  
唐書所出入者燧聚石柱木障之記二明為誰稽八日而畢更不能果後在河陽

秋大河南益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毀而獨守其家吾其忍而水不  
為害迂河東節度使太原承抱防之敗兵力衰單燧策所及得數千人悉補衛士  
數之戰數月成精製造緝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軍冒之後倪象  
列戰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舊器用字銳居一年南陽場羅兵三  
方以拜威震北方初田悅斬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  
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接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仁固率諸將以步  
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直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  
下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  
成元之悅聞使大將得朝光以兵萬人據河間蔡東西一冊以御燧燧率軍營三  
圍圍是夜東壘滿燧進營狗明山取棄壘置柵去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  
能攻未可以敵日下且殺傷必眾則吾已按臨洛卿養上以戰必勝術也即分常州  
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及固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  
火車及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  
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九百餘人皆死悅大敗斬  
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二十方解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約獲勝則必家皆營至是  
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

惟岳合兵二千人收悅三原散兵二萬壁白水油青軍其在常冀軍其在洛進  
也郭請益兵名有陽李元以兵會少干帝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潼之長橋築月  
壁不戰遂令上黃十日進進營倉倉與悅交河而軍造三橋逾河日挑戰悅不出  
陰伏萬人將以掩悅二令前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直趨魏州令  
曰聞賊至正為陣前百騎待以待軍車及陣其旁道悅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  
悅率李幼堅以險橋棄月縱火讓而前遂乃令士元勳命除榛奔廣自步為場券  
勇士五十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三少衰燧燧兵擊之悅敗奔橋二已焚眾赴水  
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聖擊虜二千人尸相駘籍三十里淄  
青兵殘賊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陰乃得入抱負其問曰糧少而  
深入何也遂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滑青常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  
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  
以破之皆曰善悅遣許一則侯徽間行告勞於宋滑王武俊會入其然望乃連  
和悅時無道之至即出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  
郡王元德俊繼位五方法魏會帝遣李光以朔方軍五千人助燧燧光勇干剛  
未休士即與燧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亦在會元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大

原初李抱真欲殺廣州刺史楊鉢二六燧三奏其罪非乃免抱真怒及其解邢州  
圍後望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洎之捷軍進請燧悅以突騎犯燧  
營李光救之抱真動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  
真不聽請獨當一面於是留帝數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  
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委戍和之乃復與抱真  
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前使盧元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  
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必疑私於交惡卒  
不成大功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泲州路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守晉  
朝敏守隰郭仇終燧移檄誘諭皆以州降燧乃率步騎二万次于絳守將夜乘城  
去降四千人會李自良定六縣以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時天下  
惶兵聚食朝臣多請省良光者帝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元以示天下  
乃捨申入朝為天子白言之且得二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城元光韓游瓌  
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遂三之安春木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眾乃  
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憐燧城拜城遂爾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  
卿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  
若使吾言非止此禍當可也夫

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而率眾降遂以數騎入其城眾大呼曰吾等  
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為不及也遂自嘗疑焉公能審由今觀其制敵固有  
過人者豈不遠矣進管軍能降餘成敗皆遁去賊濟州兵八万陣城下  
是日賊將亡名後斬懷光降河中平正元二年吐蕃尚結蘇破鹽夏一州守之自  
屯鳴沙及春牧產死糧乏詔瑊為發兵討使与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  
虜結蘇雁之盟而不許乃遣將論頰其甘辭請于遂曰帝中動三燧与論頰  
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蘇引去帝詔渾瑊与盟平涼虜劫我  
僅得免吐蕃歸帝始悔怒奪其兵卒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後教騎士治車甲以脩戰具又曰卑而驕之燧雖書景  
好而驕田悅又曰取敵之利者貨賂約衆勝則以家貨賞又曰致人而不致  
於人燧趨魏州以致田悅又曰大吏怒而不服遂与抱真私忿而功不立又  
曰无約請和者謀也燧不悟結蘇之計是也

### 唐渾瑊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募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曉將李立節  
賈其左有死一得郭子儀復兩京計安寧籍瑊之新州擢武略軍使佐僕固懷恩  
平史胡義大小數十戰攻取大常御許黃帝澤澤入城會涇原節度使馬燧討

之次黃善原瑊引眾據險設槍擣自是湯賊奔突將吏抗等曰輕瑊願左右去  
槍吐騎馳賊既還勇躍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全  
敗于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亦与監州刺史李固臣募秦原吐蕃引去城數  
擊破之衆奪所掠而還回紇侵大原破炮防軍拜瑊都知兵馬使自石碣關而南  
齊諸軍指角勇引去子儀為大尉德宗所部為二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建  
中中李希列詐為瑊書告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  
率家人子弟以役朱泚其薄城戰進明晨至日中不解或以獨車至城曳車塞門  
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書夜不息凡次日擊新圍城二死者可籍  
人心危喘或夜縋出投蔬本供御帝与瑊相泣泚造云采廣數十丈施大輪滿既  
及革冒之周布水裏為部指城東北構木危家葺周置之連新土其下將雲隍帝  
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尋突將死士當賊賜賊筆使  
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与公訣矣今焉承情往有急可奏賊俯伏咽  
帝抚而遣之瑊前与防城使侯仲莊搦云梁所道掘大陷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  
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歸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  
人愛不支群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振去被血而戰愈厉云梁及墜而陷月返悉  
焚賊皆亡奉天城權譚乃第當將被泚攻瑊施急會雲隍光奔進賊乃去乘輿進符



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討至後軍擊卻之率諸軍據京師賊獲支拒武  
功賊率吐蕃論莽雍兵破之武亭山 吐蕃方殺李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邊  
橋破賊城與韓游瓌戴休頰以西軍 咸陽進屯延秋門此平論功以城兼侍中  
天子還宮還河中終慈靈節度使河中同破魏行營副元帥封咸陽郡王賜太學  
里甲第將相送扁第與李晟鈎札還也河中吐蕃相尚結素自益夏陝關京師而  
畏城與李晟馬逆欲以計勝之乃諸將專禮請道講好遂苦於帝乃詔約盟京  
川以城為會盟使為結素所劫副使崔德衡以下皆陷惟城得免自奉天入朝虜  
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奉天虜總之河中卒城好善性忠謹功高  
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親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帝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婢  
故帝終始信待正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禁警則姑息之惟城有所奏論不  
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情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孫子曰守則不足城設槍壘以自營又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守也也城移  
秦原而吐蕃去諸軍指角而回乾造又曰守而必固城守奉天而拒朱泚是  
也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郿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吐蕃寇隴右詔隨右防禦使薛訥禦之

海賓為先鋒武階進北至塢口殺其酋進戰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  
軍戰死大軍良之斬賊方七千級獲馬一萬牛羊十四万元宗憐其忠贈左金吾  
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抚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  
將之更賜名養禁中肅宗為忠王帝使去遊及長雄殺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  
應對逢蹇起帝器之蕭嵩出河西數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初不得特將  
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无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  
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障斬數千人獲羊馬万計嵩上其功帝大悅  
累迁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皆戰象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  
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  
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刺簡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及間於拔悉密與  
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  
野軍以實之併受降振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使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  
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抗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  
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張之示无所用軍中士氣盛  
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无不克故士亦樂為用軍  
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投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發三鏃皆按名第

罪以是部下人自... 遠自張仁曾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  
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万里山由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討忠嗣奏  
言吐蕃幸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堡士數萬然後可置恐所得不鮮所失請兵  
馬待豐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鈞撫過各會黃延光建言請下石  
堡詔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无賞務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  
夫爰借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刀衆而不立重賞何  
以賢士勇且大夫惜數方段賜以啓謀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  
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万人命易一官哉明日  
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於將軍歸宿衛不者熱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  
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請忠嗣治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  
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 其... 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丑  
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宦中云云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詳驗  
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敗浚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  
之死... 略尺如忠嗣言故當出號為各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轉為橫馬直諸諸事  
求而故番馬滯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從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 素

益滋息

孫子曰進不求名忠嗣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又曰退不避罪忠嗣不忍  
以万人命易一官又曰城有所不攻忠嗣謂石堡城得之不足制敵失之未  
害於國是也

梁劉鄩五代

劉鄩密州安丘縣人也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穢史傳事青州王師範唐昭宗幸鳳  
翔太祖率師奉迎於歧下師範遺腹心乘虛襲... 祖管内州鄩以偏裨陷寇  
州遂據其城初鄩遣細人詐為鬻油者規城內虛實及出入所視羅城下一水竇  
可以引眾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  
軍城晏然市民无擾太祖命大将高從周攻之時從周家屬在城中鄩善抚其家  
陞堂拜從周之母從周攻城鄩以板輿請母登城告從周曰刘將軍待我甚至新  
婦以下並不失所爾其察之從周歎欷而退鄩料簡城中凡不足當敵者悉出之  
於外与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後從周攻圍既久鄩  
无外援一日副使王彦温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鄩禁之不可鄩即遣人從容告  
彦温曰請少將人出非素遣者勿帶行又揚言於眾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  
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奔逃者乃止外軍果疑彦温即戮於城下自是軍城遂

固及師範力窘從周以稱福論鄴報曰侯青州本使歸降即以城也還納及師  
範告降鄴即出城聽命太嘉其節槩以為有李英公之風鄴授都押牙太祖牙  
下諸將皆四鎮舊人鄴一日見衆人之右及與諸將相見並用階庭之禮太祖尤  
奇重之後晉王入魏州鄴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鄴設伏於河  
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而殺獲其衆晉王僅以身免後鄴將師山  
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為晉軍所追乃結芻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  
數日晉人方覓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鄴即整裝而旋魏人臨清積粟之所鄴引  
軍將據之遇晉將周陽五百幽州率兵至鄴乃趨貝州與晉軍遇於堂邑鄴要擊  
却之逐軍於華縣增城壘浚池隍自華及河築埽道以通餉路末帝詔鄴出戰鄴  
奏曰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可得機便言敵坐滋患難帝又  
遣使問鄴定器之策鄴曰臣無奇術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帝大怒謂鄴曰將  
軍蓄米將療餓即將破賊耶乃遣中使督圍鄴集諸校而謀曰王上深居宮禁未  
時兵家與白面兒共謀敗大事大將出狂君命有所不受臨賊則交安可預謀  
今揣敵入未可輕動諸軍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鄴默然他日復召諸將列坐軍  
門人具河水一哭因命取之無未測其旨或飲或辭鄴曰一器而難若是猶滄河  
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石數日鄴率力餘人薄鎮定之營時鄴軍奄至上下騰亂

殺獲甚多少頃晉軍繼至乃退鄴自率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於故元城王師敗  
績鄴脫身南奔及歸洛張宗奭承旨逼令飲而卒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鄴自水竇入攻兗州又曰無所不用間鄴令外軍殺王  
彥溫又曰衆華多障者疑也鄴結芻為人以驢負之是也

### 周劉詞五代

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初事鄴帥楊厚以勇悍聞唐莊宗入魏亦列於麾下兩河  
之戰無不預焉晉初從杜重威敗安重榮於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  
伍以功檢校司空時王師方討襄陽命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遷本州團練使  
在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卧人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任不可  
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溫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也及漢有天下從太祖  
平鄴加檢校大保李守正叛於河中太祖征之命分屯於河兩守正遣敢死之士  
數千夜入其營將上怖懼不知所為詞神氣自若令於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驚  
也遂免胄橫戈叱短上少擊之賊衆大敗而退自是守正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  
河中平為華州節度使周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宗詞領所部兵隨駕行及高平南  
遇賊突能等自北退迴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弗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  
之重駕還京授永興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鎮



孫子曰惟民是保而利食於主國之室也詞被申挑戈而厚思以戡國之入曰  
軍擾者將不重也詞神氣自若而處奔突是也

十七史百將傳卷第十

